

俄國科路倫科著
張聞天翻譯

盲
音
樂
家

上海中華書局印
行

科路倫科評傳

暴風雨的晚上，黑暗包圍着一切，飢餓的虎狼怒吼着找求他們的食物，長途旅行者的衣服已經完全濕透了，寒冷侵入了他們的心肺，恐怖扼住了他們的喉嚨。可憐的長途旅行者！他們已經絕望了，他們再沒有力量走他們的路了。

忽然間，有一點小小的火光在前面閃耀着。於是絕望了的長途旅行者，又有新希望產生了，他們因此得重新鼓着勇氣向着那點光明進行了。

科路倫科就是這點光明！

✻

✻

✻

✻

華拉狄米，科路倫科 (Vladimir Korolenko) 生於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俄羅斯西南部 (即小俄羅斯) 齊都彌爾 (Zhitomir) 小鎮上。從他的父親方面說來，他是舊哥薩克家族的後裔，從他的母親方面說來，他與波蘭的貴族有關。由前者他得到了抑鬱與詩的夢幻，由後者他得到了永久不間斷的希望。這種特性，我們在他的作品中間看得非常明瞭。

他的父親是一個廉潔的法官。治家非常嚴厲。訓練兒童，採取斯巴達式。他們平日所穿的衣服雖不惡，但均須赤腳。秋冬早上必須洗冷水澡。以爲這樣是鍛鍊兒童的最好方法。兒童們非常怕他，他們常常避開他，一直到他出去之後。

他的父親死後，只留下寡婦一人與孤兒六人。生活非常困難。善良的母親開了一個寄宿的小學校借此餬口，科路倫科那時不過十五歲，盡力幫助她，並且自己到外面去教書找一點錢以充家用。

一八七〇年，他在本鎮學校畢業之後，即入聖彼得堡工業專門學校。在那裏他在赤貧中過了二年。他的母親因爲家累一點也不能幫助他。所以課餘之暇，他不能不到外面教書或是替人家鈔寫，找到一點錢。每日所食祇麵包，茶與番薯等而已。他在青年期的節儉，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一八七二年他離聖彼得堡赴莫斯科，入農業學院。二年後，因爲他參與學生示威運動，被送到克倫斯特 (Kronstadt)。二年後又回聖彼得堡。在出版處充當讀校之職。那時他就開

始他的文藝生涯了。

他的短篇作品，後來集成一本，題爲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話出版。這時他被告爲有政治犯的嫌疑。一八七九年被囚入牢，後來放逐到維泰加（Viatka）。在那裏住了一年，被送至加瑪（Kama），數月後又被送至土木斯克（Tomsk）。他知道政府的目的是要把他送到西比利亞，於是草一信反抗這種責罰的不公。政府對於他的反抗的回答就是把他遷移到東西比利亞冰凍區域耶科斯克（Yakutsk）。

他在那裏住了六年。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時期，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價值的時期。廣漠的森林與冰雪的寒冷，給了這年青藝術家最深的印象。他的美麗的作品瑪加爾的夢（Margara's Dream）就是在這時產生的。他的同伴是賊，強盜，政治犯，半野蠻的開闢荒地者與一切被恥辱與被壓迫的人。他們的憤慨與痛苦，他都深深地領受了。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就是那時的實事的描寫。

自西比利亞回朝後，他住在尼尼諾夫哥路特（Nijn-Novgorod）從事被恥辱者與被壓

迫者生活狀況的改善。大飢荒的那一年，他竭力從事自由廚房之組織，餵養飢餓的貧民，并且寫了許多有力量的文字發表在報紙上。同時他更發表了許多長短篇小說與小品文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所譯的盲音樂家了。

一八九四年他旅行到英美，回國後作遊記沒有舌頭。一八九五年他任聖彼得堡著名雜誌 Ausstoye Bogatsco 的編輯。從此他拋棄文藝家之職而為時論家了。時論集現代的習慣（一九一〇年），就是他有名的作品。當時大文豪託爾斯泰看了這書的序言，曾寫信給科路倫科說：『我看了你這部書常常下淚與啜泣。這種書應該整百萬部的分散出去；凡是有心的人都應該讀牠的。牠所產生的效力，任何作品都趕不上。』這可以想見牠的價值了。自此以後科路倫科的文名，日益增進，他的作品，英法德意都有譯本，他從俄國的藝術家一躍而為世界的藝術家。在俄國知識階級中間勢力最普遍的就要算他了。一九〇三年，為他的五十週紀念，一九〇八年為他文藝生涯的三十週紀念。當時，從各城市與各大學來慶祝與感謝者不計其數。因為他雖是經了種種風波但是他總是主張真與善，并且為每一個

人要求工作，幸福與自由思想的權利。可惜他在一九二〇年死了。

我們上邊說科路倫科是黑夜中的一點光明，因為他在抑鬱與悲哀的中間還是不斷地爲了正義替被壓迫的人類呼號着。愛琴華爾特（J. Eichenwald）說：『科路倫科的天性是一個防禦者，一個扶助者。凡是需要幫助的地方，他從沒有作壁上觀的，不知道多少次，他曾經發出柔軟而又堅決的聲音爲被損害者辯護。社會的良心的箭常常依着科路倫科所指示的方向，所以如其你跟着他走，你一定是在跟着真理走。運命雖許許多多次把他送到冰天雪地之中，但是在雪蓋的生命之下，他還是保守着熱烈的心。』

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到處可以感覺到藝術家的靈感與對於理想的熱望。他的上帝是人，他的理想是人道，他所要表現的是人生的痛苦的詩。他從人的立腳點上觀察一切，他所描寫的世界都是以人爲中心，似乎這世界的存在完全是爲了人。

他所描寫的人物都是被恥辱者與被壓迫者，如像賊，強盜，凶手，醉鬼，逃亡者與政治犯等，因爲他們是他所最熟悉而且最表同情的。他雖服從寫實主義，不肯有意將固有事實適應

於某種主張，更不肯對於人生下什麼偏狹的判斷，但是他覺得這些被社會所拋棄的人，都是由生活環境的不良而來，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過失。不論他們幹多少不道德的事，但是他們是無罪的。

他說：「因為我對於世界知道的很多，所以我知道種種無心肝的人。我知道他們都被罪惡所侵蝕，被淫慾所沈淪，而且在那裏他們覺得滿足的。但是當這些人的記憶在我的心中湧起來的時候，我只看到可怕的悲劇，只覺到不可言說的悲哀……」他們如其有什麼罪惡，在科路倫科看來，他們的痛苦，已經很足以抵償而有餘了。

我們讀他的作品常常覺到悲哀與憐憫，美麗與端莊。他對於人物的描寫都非常真切。但這些話我們留在下面說。

科路倫科文藝生涯開始後，第一次出版的為真理追求者一生中的插話。這是他自己顯出他是真理的追求者。他對於人生問題從沒有找到一個簡單的解決。他常常做夢夢到他；有時他似乎找到了，但是忽然間迷了路，於是又不能不重起爐灶。

因這種摸索，發生了一次生活的大變化，幾至自殺。他的名作二種情態 (In Two moods) 就是描寫這一時期的。主人翁爲一八七三至七五年間代表的俄國的青年學生，名加活里克，是一個革命的虛無主義者。前半部描寫他在學校中的快樂，開頭就說：

『我那時才十五歲，並且是畢特羅斯奇學院的一個學生。

『當然那是一個很好的時期。開頭的學校生活；學校外面的碧綠的公園；年青的同學，學生的集會與討論——這些似乎都使我們將要成就某種事業——某種偉大而且異常的事業。牠將使每一個人快活，而且我們以後永遠完全的快活。

『一點也不少——快活！我夢想到大事業，競爭與犧牲；但是在競爭，行動，就是在犧牲的中間，永遠有種快樂，光明，完全，滲透一切的快樂，的觀念在那裏。

『況且此外還有一個她。』

這第一種情態簡直是青春，愛，熱烈與豐滿的歌。牠所觸到的地方都變成了薔薇色，牠的新鮮，光耀與溫暖的描寫在小說家中間是不可多得的。

在這時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的同學何門諾夫，即加活里克所最敬佩的一個，因為戀愛的失敗自殺了。於是加活里克的人生觀根本上發生了動搖。

「我驚異地向四周望了一下。那是什麼？我在什麼地方？」從此加活里克的生活完全變了。他覺得人生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甚至一切友誼與戀愛，他也是當作沒有意義的。關於這一段的描寫，科路倫科竟是一個最澈底的虛無主義者。但是最後因為他對於戀人的同情，對於人類的同情終究得到了信仰。當他要出去尋求被他自己趕走的戀人之前，他說：

「因為我有信仰；第一是她，其次是人類……以及其他的信仰。這是我的新態度的金色的雲障；不論牠開展為怎樣的形狀，但是我的心告訴我那至少是有生命的。」

科路倫科是漫遊過全俄羅斯的人，他的觀察非常廣闊，所以他的小說的材料也非常豐富。他所描寫的人物與背景沒有二篇相同的。西比亞遊客的記錄出版於一八九六年，中間我們可以看出種種奇怪的人與故事。

惡伴侶 (In Bad Company) 又是他名作之一。這是他自己小時的回憶。主人公是一個

七歲的小孩子名叫華拉特亞。他是一個地方法官的兒子。那法官因為他妻子死後，非常灰心，對於兒女的營養也不復注意。華拉特亞無伴可玩，所以常常一人出去到處亂闖。因此發現了本地光棍等潛逃的地方。那就是古老的石墓。常住在裏面的爲一老人，一男孩與女孩。主人天伯蒂是一個失意的浪人。平日外出行竊，不常在家。從此華特拉亞與男孩華利女孩馬麗沙結交爲朋友了。

馬麗沙是一個可憐的小女孩子因爲住在那樣潮濕的石墓中，一天一天變瘦了。華特拉亞無法幫忙，不得已到自己家裏妹子處借了一個洋囡囡給她玩。事爲他父親所知提出質問。但是他閉着嘴一事不說。正在這時候，天伯蒂來了；他親到法官前面訴說真相。并且告訴華特拉亞說，可憐的馬麗沙已經死了。他要求法官准他的兒子到石墓中與他死了的小朋友爲最後的會面。

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就是科路倫科自己。我們讀了牠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富於情感的人。他對於社會上所不恥的人羣表示無限的同情，對於無辜受難的孩子尤其憐惜。我知道

牠寫這篇小說時必定有無窮的眼淚在胸中沸騰着呵！凡是看了牠而不下淚者，那真是無心肝的人了。

惡伴侶出版期與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同，此外短篇故事林語（The Murmuring Forest）亦於同年出版。係敘述一伯爵被人復仇一事。伯爵的傲慢與拉忙特的豪爽都描寫得有聲有色。大風吹動樹林的聲音，我們在字裏行間可以聽到。

此外短篇的作品還很多，如像天上的鳥（Birds of Heaven）這不是可怕嗎（Isn't it Terrible）？『必要』（“Necessity”）華爾加河上（On the Volga），上帝的村落（The village of God），薩哈連浪人的故事（A Saghalinian: A Tale of vagrant）。其中有許多是描寫浮浪者的生活，有許多是他自己的經驗。

科路倫科最有價值的短篇小說是瑪加爾的夢。這是一篇活躍的心理描寫的小說。周作人先生似已譯過。他的大意是說一個可憐的農民名瑪加爾，他平日竭力工作，然所得有限，生活非常困難。所以他有時常常想到『神聖的山』上，去得到他靈魂的救濟。這山叫什麼

名字，在什麼地方，他不大知道。有一次在聖誕節的前一晚，他找到了一個盧布，喝了許多酒，抽了不少的煙，當然是最下等的煙與酒。回家後輪在床上做起夢來了。他覺得他已經死在樹林中，久已死了的教士伊文把他引導到樹神大楊（Tayon）那裏，審判他的功過。

到了那裏他還想愚弄大楊。但是後者把他所做過的好壞一齊寫下來了。他的壞處那樣多，天平上罪惡的木盤竟重於良善的金盤數十倍。大楊大怒，叫他來世充當教堂看守者的馬抵罪。瑪加爾聽到這種不公平的審判，平日不能連着講十個字的他，現在忽然口若懸河了。他說他不願作馬，並不是因為他怕工作，却因為這種審判是不公平的。雖是教堂看守者使得他的馬很勞苦，但是他還把燕麥給他吃，他在世上雖是勞苦了一世。但是沒有人把東西給他吃。

『誰使你受苦？』大楊同情地問着。

『每一個人！要租稅的人，熱與冷，濕與乾，無情的土地與森林。』

天平搖動了。罪惡的木盤上伸，良善的金盤下墮了。

瑪加爾繼續着說：『你把一切東西都記下了嗎？好，看好，從來有人對瑪加爾表示好意過沒有。他現在在法官的前面身體這樣骯髒，頭髮這樣雜亂，衣服這樣破爛。他很羞恥。但是他曉得他生下來時和別人一樣，也有反映着天地的青白的眼睛，也有張開着預備接受世界之美的赤心。』

這樣說了之後，木盤更上伸，金盤更下沉了。瑪加爾從大楊的手裏得到公平了。

長篇小說中最著名者當然就是我所譯的盲音樂家了。牠所描寫的是盲童的心理的發展。雖是一個生而為瞎子的人并且經過了種種苦悶，但是終究因為打破了自私自利的個人的苦悶，因為對於不幸者表了深厚的同情，在世界上找到了他的地位。每一個人人在人旅途中應該選擇他自己的路，盲童也選到他的路了。

從這篇小說裏，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同情心的深厚與藝術手腕的高明。關於自然與音樂的描寫，竟是一篇散文的詩。有人說科路倫科的藝術屬於屠格涅甫一派，看了牠，我們就可以相信了。

屠格涅甫派的主要原則是：「藝術家必須深透到環境之內，看到人生的種種表現，顯出管束他們的定律，捉到生命的本質而又常常在真理範圍之內；最後，藝術家決不要以淺薄的研究自足。」科路倫科就是這樣的。他永不疲倦地把人生的種種相給我們看。每一個人與每一羣人的特性，他都能深入其裏。他的作品所以能給我們現實人生的印象就是爲此。科路倫科不想使我們和現實調和，但是他要我們和人類調和。在他的作品中，不論怎樣黑暗的描寫，怎樣絕望的事，他總拿一種希望一種理想來安慰我們。他遠遠地擊起他的『小火』(Little Fire 是他的一篇小品文字的題目)來引誘我們使我們鼓起勇氣向前進行。但是要達到這一點火光，我們必須和罪惡奮鬥了。這是他和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不同的地方。他表示他的主張的小說就是題爲法羅路斯的傳說 (The Legend of Florus) 的一篇美麗的故事。

這是描寫猶太在羅馬淫威之下的一段故事。猶太人因爲不敢反抗，所以使猶太總督法羅路斯更其專橫無道。於是有兩個不同的團體應時而生了。第一個團體是和平的，他們想

用服從的態度脫却羅馬人的暴虐；還有一個團體是反抗的，主張盡其全力和羅馬人決戰的。後一派的領袖是米納罕。他是將門之子，對於羅馬人的壓迫深惡痛絕。他四出呼號，召集革命徒黨，運動革命。雖是他知道衆寡不敵，但是他毫不懼怕，他的頭腦裏裝着一個簡單的思想，就是正義的思想。他說「屈服在權威的前面是一種恥辱，尤其當這些權威是人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應該屈服在任何別一人的前面，除了上帝，他創造人因為他們可以自由的。」

但是科路倫科鼓吹反抗和當時虛無主義者不同。虛無主義者的反抗是由於絕望，他的反抗是由於不滿足。虛無主義的反抗是爲反抗而反抗，他的反抗是爲改進現在的生活狀況而反抗。在他眼睛裏世界上一切不是全惡的；現實不是常常而且永遠悲哀的。如其我們能够永遠向着真善美做去，我們前途的光明實在是很偉大的。

總之，科路倫科是肯定人生的。他的理想是切近於地球的，他的理想是從人道，眼淚與艱苦產生的。他不願跑到人類所不能達到的高頂上。他愛人類，他的理想是不能與人類分開

的他愛人而且他相信上帝都在他們的靈魂裏。

馬靈非爾 (Marian Fell) 在科路倫科短篇小說集瑪加爾的夢的序言中說：『不論是莊嚴的或是快活的，高興的或是憂愁的，科路倫科的世界觀是樂天的。經過千辛萬苦，經過悲哀與不幸，在他小說中的貧苦的與無術的主人公，都是把面向着光明的。作者慈善的心從沒有不在每一個人心中找求着「永久的人性」，並且他永遠表同情於人類對於自由與正義的熱望，牠是能夠面對罪惡而無恐的。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裏自己說，「宇宙不是許多偶然的力的遊戲。命定論，進化論，與其他種種學說都使我們承認那裏有一條定律把我們拖向某種東西；拖向某種我們說牠的表現是至善的東西，這就是說拖向慈善，真理，正義，美麗與至公。』』

附白：

1 科路倫科著作的英譯本，據我所知道的有五種：

一 盲音樂家 (The Blind Musician) 譯者爲 S. Stenpux 與 W. Westall 二人。我

的譯稿就是從這一本上重譯出的。

二、二種情態 (In Two moods) 譯者同上二人。內中共有二篇，除二種情態外，尚有惡同伴 (In Bad Society 卽 In Bad Company) 一篇。

一、瑪加爾的夢 (Makar's Dream) 譯者爲 Marian Fell。內中共有四篇，除瑪加爾的夢外，尚有惡同伴、林語與贖罪的一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一、天上的鳥 (Bird of Heaven) 譯者爲 E. A. Manning。內中共有五篇，除天上的鳥外，尚有這不是可怕嗎、『必要』、華爾加河上與上帝的村落。

一、浮浪者 (The Vagrant) 譯者 Mrs Aline Delans 內中共有五篇，卽老的敲鐘者 (The Old Bell-Ringer)、林語、禁食節的晚上 (Easter night)、薩哈連浪人的故事與西比利亞遊客的記錄此外散見於雜誌上者亦有五小篇，尙未見有單行本。

2 論科路倫科的文字甚少，雜誌上雖有一二段，但都不詳細。聞聖彼得堡大學英文學講師 C. E. Turner 曾著近代俄國小說家 (Modern Russian Novelists) 一書，但

此間大學圖書館沒有。M. J. Olgin 所著俄國文學指南 (Guide to Russian Literature) 與克羅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說及科路倫科者祇三頁。作者近找得 Serge Persky 所著近代俄羅斯小說家 (Contemporary Russian Novelist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Frederick Eisemann) 內中第三章係完全論科路倫科者。其中材料爲本篇作者所應用者不少。

3 本譯稿蒙好友李凌雲老弟讀過一遍更正幾處錯誤，不勝感激，特此誌謝。
一九二三年五月誌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

盲音樂家

俄國科路倫科著 張聞天譯

第一章

半夜裏一個孩子在他父親——一個富有的陸思尼亞的貴人——的家裏生下來了。年青的母親閉着眼睛昏沈沈地睡在床上，但是當她的孩子響亮的哭聲傳到她的耳鼓內時，她在她的枕頭上不安寧地翻着身，她的嘴唇動着，而且在她的細巧的面上泛出不耐煩的痛苦的表情像一個被非常的憂愁所窘迫了的孩子。看護婦把她的頭側到這貴婦的嘴唇上微微聽到幾個不清楚的字：

「爲什麼——爲什麼他——？」

看護婦因爲懂不到這樣的疑問，將要離開她時，這孩子又哭了；他的母親的面上又露出尖銳的痛苦，淚珠在她閉着的眼睛裏漲出來。

『爲什麼——爲什麼他——』她用差不多聽不見的聲音重複着說。
『呵！你是說他爲什麼哭嗎？小孩子常常哭的。這是用不到着急的。醫生說哭對於他們很有益處的。』

但是這母親不受這樣的安慰。她的孩子每哭一次，她總是震動一次并且繼續着說——

『爲什麼——爲什麼他哭的這樣——這樣悽慘？』

看護婦覺得這孩子的哭聲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以爲她的主婦一定有些神經錯亂，所以離開了床沿去注意那個小的陌生了。

不久貴婦不做聲了。但是眼淚時時從她的長而黑的眼睫毛裏慢慢地流到她的慘白的面頰上，像有某種不能用言語形容的深藏的悲哀，或是黑暗的預兆刺痛着她的心似的。

她真是像那看護婦所想的神經錯亂嗎？或是她的母親的心曾經告訴她，她的小孩已經背了十字架走到世界上來——他是一個可怕的，蒙蓋他的一生的不幸的犧牲者嗎？

這孩子生出來就是一個瞎子，但是眼前沒有一個人，也許除開他的母親之外，疑心到這

個事實上來。

這孩子似乎用了一種模糊的與定着的凝視望着他的前面，這種凝視在某歲以下的嬰兒中間是普通的。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新生的小孩的生命可以用星期來計算了。可是他的眼睛雖是變成更其分明，瞳子也可以和白色的眼球分別出來，他的顧盼之間總有些地方和其他小孩子不同的。他從沒有旋轉他的頭去追隨那帶着小鳥的叫聲與窻前小樹的搖曳聲而射進室內的光線。

母親，這時身體已經復原了，看了她孩子面上奇怪的表情大吃一驚。他的面上常常這樣呆板并且嚴肅，毫沒有半點孩子的意味。他在他的周圍盤旋着像一隻受驚了的小鳥，凡到她的育兒室裏來拜望她的人，她總這樣的問着他：

『你知道嗎？告訴我，他爲什麼像這樣奇怪？』

『像什麼？』人家總是這樣回答。『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和其他的小孩子沒有』

兩樣。』

『但是你不看見他用他的小手觸摸着一切東西而驚異着嗎？』

『因爲這孩子現在還不能把他的手的動作和他的眼睛的印象連合起來的緣故，』醫生這樣解釋給她聽。她對他這樣地問已經是第二十次了。

『但是他的眼睛爲什麼這樣固定着？似乎——我的上帝！他是——他是一個瞎子！』自從這個可怕的疑慮在母親的心裏生了根蒂之後，她就不受人家的安慰了。

醫生把這孩子抱在他的手裏很敏捷地走到亮光下，然後很注意地看着他的眼睛。起初他似乎有些疑心，後來又啞唔了一些沒有意義的話，走了。第二天他又來，隨身帶了他的檢眼鏡（Ophthalmoscop）。他拿一支蠟燭在孩子的眼前移動着；然後用他的檢眼鏡把孩子的眼睛看了幾次。他愈是看，他的面愈是變成莊嚴。

『馬丹，』他轉向孩子的母親說，並且他的聲音中間似乎帶着很深的同情，『馬丹，不幸你竟沒有猜差。你的孩子是一個瞎子，而且我恐怕——我很不願說——沒有醫救的可能。』

母親用着一種平靜的憂愁靜聽着。

「我知道牠——早已知道牠，」她輕聲地說着。

第二章

這一家人家除了一個年青的母親與孩子以外，還有父親與舅父馬克西姆——就是隣居的人都稱他做鮑爾斯奇夫人的唯一的兄弟的。父親是一個好性子的男子，對他的隣居與佃戶都很好，不過因為他忙於建築事務，所以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難得在家裏。但是一到了家，他照例的，很和善地要詢問他妻子的健康的，此外如其沒有什麼特別的建築事務可說，他照例保守着他的沈默。

這是不用說的，這樣忠實的與寡言的鄉村紳士，對於他兒子的內心與性格的發展上，沒有多大影響的。

舅父馬克西姆却是另一種人。在他看到他外甥出世的十年以前，他不但在本鄉，就是在開依富地方，也因為他的好鬥與不安定的本性，人家都怕他。他曾經和許多人決鬪過，他精於射擊，他的仇敵沒有一個能够得上風的。村裏的人都不懂得鮑爾斯奇夫人（生於太曾哥）怎樣會有這樣一個可怕的兄弟。雖是和他同等的貴人，極不想引起他們可怕的隣

居的暴怒但是他差不多常常輕視他們的禮貌的。他很放縱一般平民，這在和他同等的紳士看來當然要皺眉的。最後他因為嫉惡奧國人，跑到意大利去了。他在加里波的的麾下得了一個打杖的位置。村中的貴人們自此都額手稱慶，並且傳說他已經和惡魔結了朋友，和天父結了仇家，因此，這是他們所深信的，他永遠失去他的異教的靈魂了。但是他失了，人家得了。他去了之後，鄉村中的集會又和昔日一樣的和平了；母親不再替她的兒子擔憂，姊姊也不再替她的兄弟擔憂了。

好久好久沒有聽到馬克西姆的消息。但是有一天本地小報 *Little courier* —— 那是使得本地的紳士知道外界的事務的 —— 告訴他的讀者說，馬克西姆和奧國人相遇時，他的馬中了鎗彈，他自己被人家割成碎片了。

『這樣的一個紳士得這樣不好的結果，』他從前的隣居互相訴說着，並且他們很崇敬地以為馬克西姆的死，是由於聖彼得得袒護他的後繼者的特別審判 —— 對於這一點他們是毫沒有疑心的。

但是他們錯了。馬克西姆並沒有死。那奧國人的刺刀沒有把他固執的靈魂逐出他的强悍的身體。他被他的加里波的同伴救到一塊安全的地方，并且盡力把他的瘡傷醫治好了。

不到幾年之後，他忽然間在他妹子的家裏露面了。從此他做了他妹子的永久的伴侶。但是他的戰爭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他失却了他的右足，他的左手也受了重傷差不多無用了。他的性情也變成更其嚴肅與冷靜。不過有時如若遇有人激怒了他，他的舌頭鞭打他人時和他從前的利劍一樣的鋒利，一樣的命中。他不再到集會上與市上去，朋友家裏他也不去了。他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消費在圖書館裏讀他的書。至於他所讀的甚麼，沒有一個人知道的；據外邊的謠傳，那些書如其不是無神的，一定是異教的。還有一說，說他的著作是預備出版的；但是他的作品沒有在 *Little Courier* 上發表出來，所以這段故事沒有證明，相信的也不過是那些輕信之徒罷了。

在他的外甥產生時，馬克西姆是一個中年的紳士，頭髮灰色，而貌不揚，驟然看上去，既不

能引起羨慕心，又不能引起尊敬心的。他的拐杖把他的兩肩抬到和他的兩耳成水平線，因此使他的殘毀而又強健的身體成了一個正方形。他的黑色的面，帶着難看的傷痕與緊蹙着的雙眉，他的烟斗永久在他的嘴裏，他走路時他的拐杖響的很利害：這些，不但把這老兵弄成了又一個人，并且排斥要去認認他的人。第一次看見他的小孩子沒有不嚇得半死的。祇有他的親族與知己的朋友曉得在這殘毀了的身上跳動着熱烈的心，在這蓋滿着堅硬的鬚髮的正方形的頭內，工作着活潑的腦筋。

起初馬克西姆不大注意到這個盲童。世界上多一個人或是少一個人在他有什麼關係呢？但是漸漸地，差不多無意識地，他對於這可憐的小人發生興趣了。他們情境的相似，他們倆同樣不配為人生的戰爭，激起了他的同情，并且燃燒着他的心。

『哼，』他有一天這樣喊着，把他的外甥看了一眼，『這孩子和我一樣的不用。我們二人合在一起，也許做成一個過得去的人吧。』

是的，這孩子是無希望的盲目了。一切性能的技巧，一切教堂中的禱告，都不能給這些空

洞而又美麗的眼睛以觀看的力吧。

第三章

這個悲慘的不幸，能够由孩子的親人或其他的人拯救轉來嗎？絕對不可能！就是這盲目的直接的原因也無從決定；牠深藏在模糊的而且複雜的「自然」的行動中間。可是鮑爾斯奇夫人對他的兒子望着時，這問題從沒有不混到她思想的中間而且攪擾她的和平的。雖是理性與事實都得其反，但是她總半信：凡是對她的孩子的身體負責的人，是神秘地和他的痛苦相呼應的。這種思想與對她失明的兒子的母親的愛，把他變成了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興趣，并且把他變成了一家中的霸王——他的幻想都被尊敬，他的願望都被服從的霸王。

在這種環境中間，全家的人都預備破壞他的品格至於不可救藥的環境中間，這盲童將變成怎樣的孩子呢？如其吸飲舅父馬克西姆的血的利劍也把他的生命吸去了，他又將變成怎樣呢？這是很難說的。這似乎舅父馬克西姆的得救，完全是爲了要從親人的慈愛中間把這孩子救出似的。

這孩子的生長與發展使這殘廢的老兵發生了特別的默想。有時候他坐在紙烟的烟霧中間，思索着而且考察着，差不多要幾個鐘頭。他的觀察越是久，他的眉毛已緊蹙的次數。越多，他抽他的烟斗也越是利害，烟霧也變成更其濃厚。

最後他決計干涉了。

『那孩子』他在烟霧中間說，『那孩子比了我還要不幸。他最好還是不生。』

他的妹子低着她的頭，眼中充滿了眼淚。

『馬克西，這是殘酷的——你不爲了什麼使我想起牠，是殘酷的。』她帶着責備的口氣回答他。

『你知道的。我不過說出真理，雖是我已經失了足，我的指頭的大部分，但是我有眼睛。這孩子沒有眼睛，將來他也不會有腿，不會有臂與其他一切值得說到的心情吧。』

『爲什麼，什麼——你說什麼，馬克西？』

『聽好，婀娜！』她的哥哥聳了他的眉并且發出更其和平的聲音回答她。『我決不會無』

目的地說出殘酷的事情。我有一個目的。這孩子是帶有神經質的，緊張的天性的。他的別種感官也許能够發達，多少來補足他所缺乏的感官的不足；但是要達到這一點他必須訓練，而訓練只有在必要上來的。你的溺愛，豫料一切他所需要的，剝奪他自奮的機會，是在破壞他未來更充滿的生命的珍寶。』

婀娜米加路夫，即鮑爾斯奇夫人，是一個知覺敏銳的婦人，她覺得她的兄弟說得不錯，她就照他的指示，孩子一哭，她不肯立刻奔上去。他因此常常一個人在室內自由爬行着，用着他的敏捷而且輕快的手指摸着一切他所碰到而且所能觸到的東西。不久他能够從他母親的腳步聲，衣服聲與其他明眼者所不能領會的記號裏辨出他母親來。就是在一間客人都走在走動的房內，他也可以尋到她。如其她驟然間把他抱起來，他立刻會喊出她的名字。如其有其他的人抱起他，他就用了手指輕輕地摸着那人的面。這樣，他不久曉得辨別他的父親，他的舅父與他的看護婦了。但是當他知道外人把他抱着時，他小手的運動就要慢些，他的手指在不認識者的面上動得更其留心些，他的面貌也顯出最深的注意。他是用手去

觀察的。他是有聰明而活潑的天性的，他的領解也是很敏捷的。但是他的歲數一天一天長大，他的盲目開始影響到他的性格與氣質上了。他的運動的活潑力漸漸減退了。他要在沒有人注意的壁角裏默坐幾點鐘，露出他的無表情的面容，用心靜聽着。有時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時，他似乎在深思着，他的面上漸漸露出一種嚴肅而且毫無孩子氣的惑亂。

舅父馬克西姆說得一點不錯，這孩子是帶有神經質的，緊張的天性的。這種天性現在開始表現了，他想竭力用了他的聽覺與觸覺來達到他的印象的圓滿。他的觸覺的纖巧是異常的。他似乎用了他的指頭能夠分別出二種不同的顏色。拿了一塊彩色鮮明的布比拿一塊黑色或灰色的，可以使他更其快樂。

但是他的最銳利的感官，他的聽覺，發達得最快，並且給了他最大的滿足。他學習用牠們特別的聲音辨別兩間不同的房子。他可以說出他舅父坐下時椅子的特別的磨擦聲，他母親縫紉時絲線乾枯的嚙索聲，並且可由他父親的錶聲辨別出他。

當他沿着牆壁摸着他的路時，這盲童會立刻停止下來靜聽別人所聽不出的聲音，然後

舉起他的手想捉住一個蒼蠅，原來像仙人一般的牠的腳步聲已經爲他模糊聽到了。他不能說出那小動物的失蹤；但是下一次他又會盡力去聽他的細小的翅膀的打擊聲，并且把他的眼旋轉到他所飛動着的地方去。

這種運動着的，聲響着的，光明的外面的世界，大部分由於聲音的形式刺入這盲童的腦筋裏，由於這種形式他建設起他的人生觀，那是他所永遠不能看到的。用心諦聽變成他面上固定的表情了。他走路時雙眉緊蹙而且側着他的頭，他的美麗的雖是不動的眼睛使他的容貌不免嚴肅與黯淡，但是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動人的與可憐的樣子存在那裏。

第四章

時間流轉着。盲童生命中的第二個冬天過去了。雪從田裏逃去了，細流，那春天的報告者，在他們小的石床上奏着甜蜜的音樂。

在室內過了一個很長的冬天，畢立克的身體與精神都受了損失；但是當日子變成一天一天長，雙層的窗格從窗上拿去，快樂的春光從南方來的時候，他的精神增加了，他的健康也進步了。太陽光很光耀地窺進這孩子遊玩室，把室內充滿了光明。金鋼石般的露珠輕輕地從樹頂落到地上；草原脫掉了牠們冬天的布片，穿上了牠們春天的輕裝，種種小動物也從他們長期的睡眠裏醒轉來享受牠們的母親地球的新的活動了。

在盲童，春天不過是種種雜亂的聲音的滲入吧了。他聽到河水流動着的聲音。樺樹的枝在窗口前細語并且輕輕地打在玻璃窗上發出有節奏的音響。冰條從廊簷很快樂地掉到地上，發出數百種不同的音調。這些聲音蠶擁到室內，有時像一陣有色石子的射擊，有時像遠地雷聲的急驟的滾轉。忽然一陣鷺鷥的叫聲，打破了這不息的嘈雜，後來消滅下去似乎

漸漸溶化在空氣中了。

對於這種自然的覺醒，畢立克的面上泛出一種痛苦的感亂。他緊鎖了雙眉，伸長了頸項，很注意地諦聽着，後來似乎被不可了解的聲音的喧噪所恐嚇，伸出他的手到他母親那裏緊抱了她，顫抖着。

『這孩子爲什麼這樣？』鮑爾斯奇夫人奇異着說。

『這正是我剛才自己問自己的，』舅父馬克西姆說，他在烟霧中間很注意地守望着他的外甥。『這正是我剛才自己問着自己的。爲什麼這可憐的小人這樣激動？』

『因爲他有些不能了解的東西，』鮑爾斯奇夫人正當畢立克把憂愁的面轉向她時這樣說。

她猜到了。有某種東西是這孩子所不能了解的。他所慣聽到的聲音已經銷去，他所不能辨別出的新的聲音代替着牠們的位置了。

冬天的最後的殘跡消滅了，春天完全佔據了地球。在溫和的太陽光底下，自然的蘇生用

了加速度進行着像新開的火車。田畝上披着裝滿野菊花的綠袍；小鳥歌唱着，樺樹的新鮮的嫩芽的甜味充滿在空氣中間。有一天天氣正好，這孩子被他母親牽着手到外邊去散步，舅父馬克西姆拐着杖跟在旁邊。他們的目的地是河邊的一個被太陽與和風完全吹乾了的小丘上。牠是被厚草遮蓋着而且可以遠望的。

畢立克神經戰慄地抱住他的母親，他的前指緊握在他的小手中間。但是一時的興奮與野景的美麗使她暫時忘記了這孩子惑亂的記號。如其他對她一望，她就可以看到他已經失神的表情吧。他的失明了的，張大了的眼睛用了一種不可言說的奇異望着太陽，他張開了嘴唇吞嚥着清鮮的空氣像一個困乏了的競走者。他的面上起初現出一種急驟的快感，然後現出惶惑，最後乃現出一種近於恐怖的一種表情。

走到了山頂，三人就在草地上坐下。當鮑爾斯奇夫人把孩子抱起使他坐得更其舒服一點時，他拼命抓着他母親的衣服似乎他恐怕脚下的土地就要滑去的一樣。但是母親因為默想着她前面的美景，所以還沒有注意到這孩子亂動的記號。

這是正午。太陽慢慢地。在青天中運行着。在山脚下流着泛漲的河流。冰已經破裂了，急驟的河水中浮沈着的許多冰塊也在正午的熱光中融解了。在水漬的草原上的水造成像鏡子一樣的湖面上，上面反映出輕軟的浮雲，牠也和急流中的小冰片一樣很快地消滅了。有時候一陣風吹到這草原上把湖面蓋滿了波紋，他們在太陽光中閃耀像融解了的銀子。河的對面浮泛着透明的密霧，像顫動着的白色的面幕。蓋着圍繞天際的黑松樹。這似乎是地球快樂的歎息，並且從他的廣大的胸懷裏升起了感恩節的犧牲的烟。

這風景像預備大開光榮的筵宴的大廟一樣。但是在盲童看來，這不過是在他周圍運動着與哀號着的深厚無邊的黑暗，牠從各方面刺激着他的靈魂，牠用新的與不可知的感覺顫動着他，使他的心發生了不可言說的思想。他本能地舉起他的面對着太陽，陽光溫暖着他的精緻的皮膚，他似乎知道牠是一切東西傾向着的一點。但是深藍的天，清朗的空氣與廣大的地平線，在他是沒有存在的。他只曉得有某種暖的東西，某種差不多是堅硬的東西，很溫暖地撫弄着他的面頰。後來這種撫弄被某種冷的，清鮮與活潑的——某種運動着的

東西掃除了，在這一剎那溫暖不過是一種記憶罷了！

在家裏的時候畢立克一個人自由來去已經慣了，他知道在他周圍的是空虛。但是現在他似乎覺到有某種奇怪的東西的波浪不斷地使空氣時冷時熱，並且那一種銳利的快感使他陶醉了。那扇着他的面頰的風在他的耳邊吹噓着，並且壓迫着他的面，他的頸與他的全身體，似乎要把他連腳舉起來拋到空間去的樣子。這種在他的四週流動着的神秘的力，波動的浪，更夾雜着千百種不同的聲音。忽而飛翔於空間的百靈鳥的鳴聲，忽而嫩葉的柔軟的沙沙之聲，忽而有波浪的河水的流動的音樂。麻雀在上面飛過，蒼蠅在他的四週嗡嗡叫着，並且耕田者沈長抑鬱的哼聲，像在遠地裏催促着他的馬的樣子的，也可以隱隱約約地聽到。

這孩子不能夠在這種混亂的聲音中間找出條理；他也不能依照透視把他們連合起來。或是把他們與一定的觀念結合起來。他們，柔軟的與模糊的，低的與高的，和順的與強亂的，有時候分別着，有時候很不和合地羣集着衝到他黑暗的小腦中間。風在他耳內吹噓着，一

點高一點終把一切弱小的聲音都溺斃了。

後來牠又銷沈下去了。這在畢立克，似乎牠們所代表的世界是銷沈而又死滅像昔日的記憶一樣的。還很柔弱的他的心，受着這樣多的新鮮印像的壓迫，不免有些受不住了。暫時他還和他們掙扎着；但是這種工作是出於他的能力之外的。從四周黑暗中來的聲音，一時高昇，一時低落，一時又和隔河田間人聲混合着，淹沒他的靈魂像泛濫時的洪水。

忽然間來了一種深沈的靜默。

這太過了。畢立克呻吟了一聲倒在草地上。母親立刻向着他，發出一種悲痛的喊聲。她的兒子躺在地上面色慘白而且不省人事。

第五章

這件事使盲童昏倒的偶然的事，像他們這樣稱他的，大使舅父馬克西姆不得安寧。他竭力想設法探考他的原因。他以為這一定和孩子的心大有關係。他對於這一點想先行自己開發自己，因此去購買了許多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書像生理學、心理學、教育學與其他種種，用了他的昔日的精力，來研究一切對於這孩子的靈魂的神祕的發展有關係的東西。

他的工作立刻把他吸引去了。由他的研究與觀察的結果，他得到了某種一定的結論。他看到雖是「自然」奪去了畢立克的視覺，但是她給了他許多可貴的性質。他的其他的感官都是異常銳敏的。他接受的印像都異常充足，異常強烈。馬克西姆想到這裏，他的心就熱了，他覺得他雖是這樣殘廢了，但是他也許有滅除他外甥的痛苦吧；用了不息的努力他也許把這盲童訓練成一個正義與真理的領袖并且使他做一個偉大的與好的人吧。

『誰曉得？』這加里波的手下的老兵官獨自說着。『世界上的戰爭不是單靠刀劍的。誰曉得將來畢立克不會用了他的武器——言語與思想——來增進他的同伴的幸福，來防

禦無助者與被壓迫者受強暴與錯誤呢？這樣，一個手足不完全的老兵將不至虛度此生。

自從河邊山上散步之後，畢立克幾天睡在床上不出。他似乎受了一種神經的打擊，並且夾着精神的錯亂。有一時，他要自言自語說出無意義的話，後來他又很注意地去諦聽那想像的聲音，他的面上帶着一種惶惑的表情。

『他似乎想了解或種東西，但是不能夠，』他母親把她的手放在孩子的滾熱的額上說。久已對他注意着的馬克西姆對她的話也表示點首。他很正當地概括着說，這孩子的奇異的擾亂與失神，由於同一個原因：印像的泛濫，在他沒有視覺幫助的心太大了，不能消化下去。因此由舅父的提議，決定以後把畢立克慢慢地暴露到新鮮的印象裏去。起初把雙層的窗格重又放上，房間裏又重復了舊態。以後每幾分鐘把窗子開闔一次，最後從早到晚整天的開着。其次，把他領到遊廊裏，再從遊廊裏帶到花園裏。鮑爾斯奇夫人並且還要用了可愛的耐心，替他解釋那些困惑他靈敏的耳的聲音的意義。

『那在樹林後的奇怪的聲音』她說，『是牧童的號角；他是在招呼他的羊。那裏！在那裏河邊，你不聽到麻雀的喳喳聲與馬叫的聲音嗎？那是鷺鷥。牠是夏天才來的，從很遠的地方來的，並且築牠的鳥巢在昔日的原處。』

畢立克拿着他母親的手，點着他的小頭，諦聽着他母親的話，並且竭力想懂她的解釋，他的面上露出感恩與快樂。

他聽到鷺鷥，他就伸出他的手，想用手的感覺來度量那東西的大小。這是他常有的表示。『不』，馬克西姆說，『鷺鷥比那樣還要大。如其你把他拿到房子裏來放在地板上，他的頭比了椅子的背還要高。』

『呵！一隻龐大的鳥！麻雀只有這樣大，』畢立克說着，把二隻手的手心縮到差不多要併合在一起了。

『是的，好孩子。但是大的鳥，唱得不及那小的好聽。但是鷺鷥是一種莊重的鳥。牠在牠的巢裏一隻腳立着，顧盼着，而且呻吟着，像一個發怒了的農夫，責備他的僕人，不管他的聲音

怎樣粗糙怎樣不好聽，也不管人家聽不聽他。」

這孩子聽了他舅父的話一時忘記去了解他母親的生動的描寫，很高興地笑了。可是她的解釋比了馬克西姆對他似乎有更多的吸引力。他如其有什麼困難或是懷疑時，他常常對着她發他的疑問。這樣，畢立克的心一點一點增加新的印象了。他本能地而且不斷地要拉開他的盲目的密幕，而從他的心眼中看出不可見的東西的努力，更兼他賦有異常精確的聽覺，他一天一天更其了解他所生長着的神祕的世界了。但是這種不斷的奮鬥使他的面貌大於他的年紀，並且在他的美麗的面容上留着一種模糊而又深刻的悲哀的記號。

就是一個盲目的孩子，也有純粹的快樂與孩童的喜笑的時候；當他受到了使他發生新感情的印象時，在他的心景中露出不可見的世界的一面時，畢立克就高興的了不得。當他們把他領到從河邊突起的削壁上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次。他靜聽着，底下水的亂動時，他的心房跳動的很利害。當一塊石子被他的脚移動了，從削壁上滾下去一直到河裏發出潑水聲時，他忽然驚抱着他的母親。以後這深沈的觀念，永遠在他的心中喚起，石壁脚下潑水

的聲音與石子滾到河裏去的印象：

他的距離的觀念，是一種依了輕柔的節奏低下去的歌聲。

當雷聲起來的——這是在陸思尼亞常有的——並且可怖的回聲在空中響着時，這孩子的心充滿了崇敬的恐怖，他的心構成了天體的廣大與空間的深厚的大觀念。

他的精神的與道德的發展前進着，沒有一天他不學到一點東西的。在他的六歲之前，他可以不用領導，自由在室內走動着，他可以到他要去的地方，並且毫不費力地他可以找到他所要的東西。凡不知道他的殘疾的陌生人看見了他不會把他當作盲童，而把他當作一個極其嚴肅與有思想的孩子吧，因為他的奇怪的，不動的眼睛似乎是常常望着遠地裏的。

第六章

有一天在美麗的夏天的晚上，舅父馬克西姆坐在花園裏，並且像平日一樣包圍在煙霧的中間。父親照例出去了。室內外被深沈的靜默所管束着。畢立克雖睡倒在床上已經有整半點鐘；但是還沒有睡着，雖是他已經很疲倦了。在前幾天的晚上，他在這樣和平的薄暮時，經驗到了一種奇怪的感情。他睡着時充滿了一種微妙的快感，早上醒來他完全不能訴說出來的。正在他的感官被輕柔地引誘到甜蜜的遺忘裏去時，在微風中搖曳着的櫛樹的沙聲，在叢林中夜鶯的歌唱與草田裏牛羊的鈴子的單調的振動一點一點的淡薄下去了，他覺得這些不相調和的聲音忽然和合而為和諧的整個，輕輕地穿進他的窗戶飛翔在他的床上，並且帶着天上的好夢。

當他早上醒來時，他的面上顯出很興奮的樣子，他的第一個思想常常是晚上那些神祕的和諧。

『那是什麼東西？昨天晚上穿進我的窗戶的是什麼東西？』他有一天早上很用力地問着

他的母親。

鮑爾斯奇夫人覺得莫明其妙，不得已只好說她不能告訴他。她對於那是什麼東西一點觀念也沒有。但是夜晚來了，她以為她的孩子受了夢幻的攪擾，所以她親自把他放到床上，等到他似乎睡着了並且在他的頭上劃了十字後才走。但是隔天早上，畢立克又重複問着他前晚的問題，他的面上也更其興奮了。

『呵，那是這樣有趣的，媽！但是那是什麼？告訴我那是什麼。』

母親對於這種神祕的事還不能有什麼解釋，她只能對他說他一定做了夢。但是第二天晚上，她決計和他久坐一刻，帶了她的針綫坐在他的床沿上，一直等到他的呼吸顯出均勻，似乎他已經熟睡了的樣子，她才輕輕地走出房門，那時她還聽到他的嘴裏還唸着她的名字。

『媽媽，你還在這裏嗎？』他嘴裏唸着。

『是的，親愛的。』

『請你去吧，牠怕你，我差不多要睡着了，而牠沒有來』

這比了平常更使鮑爾斯奇夫人希奇了。這中間似乎有點古怪，畢立克是一個敏感的孩子，不會有什麼幻像與錯覺的，至於視覺的幻覺更是出乎問題之外的。可是他現在這樣說，他的夢似乎是可以捉摸的，似乎是真的，而且還把牠們人格化了。她沒有來！她檢直莫名其妙！於是她不安寧地給了她孩子一個接吻，離開了房子，走到花園裏看守着她孩子的臥室的窗戶。

不到幾分鐘她就找出了這謎語的原因了。那柔軟的南風送來一縷幽遠而且甜蜜，差不多聽不到的笛聲。這種簡單的曲調，正在醒睡參半最易受惑的時候，吹到畢立克靈敏的耳鼓內，給了他這樣銳利的快感和這樣多的快樂的夢。

鮑爾斯奇夫人聽了一刻熱情的陸思尼亞風的村曲，就走到舅父馬克西姆那裏向着她的兄弟說，『杜更玩得真好。一個看上去這樣粗陋的馬廄中的孩子會有這樣精緻的情感，真是很可驚奇的。』

的確的，杜更是玩得好的，不論是笛或是提琴。有一個時期當他玩他更其有生命的曲調的時候，只有老殘的人聽了能够靜坐着。牠們會使得一般人不自主地舞蹈起來。

但是自從杜更和近隣的一個女孩子馬利戀愛之後，他把快樂的提琴換了抑鬱的笛，大約是因為這無信的女孩子愛了他主人的差人而欺騙了他的緣故。自從那時起那提琴永遠掛在馬廐的一隻釘子上不用了，他的絃綫一根一根帶着那樣可憐的死的喊聲斷裂了，就是馬廐裏的馬也因了同情嘶叫着并且很奇怪地望着他們情場失意了的主人。

他起初從換舊貨的浪人那裏買了他的第一支笛。牠不過是一根粗糙的木頭管子，杜更沒有法子把牠來表現他的情感，也不能吹一點音樂的生命進去。他後來又買了同樣的一打多的管子。牠們都是一樣的。就是其中最好的他也沒法得到滿足的音調。當他要牠們歌唱時，牠們嘶叫着，當他要牠們哀哭時，牠們胡嘯着，當他要牠們歎息時，牠們啾啾着，總之都是不入調而且不能管理的。

這是很明白的；浪人的管子是沒法來表出陸思尼亞的情人的感情的。

所以杜更決計自造一根管子。他抱了這樣的主見到田野與草澤裏徘徊了幾天，留心考察他所碰到的楊柳的叢林，時時切下厚實的枝幹。但是他沒有一根中意的。正在失望着想拋去他的念頭時，他忽然走到一條河邊，河裏的水那樣平靜，就是浮在牠胸腔上的水仙花的頭也一點都不動。替牠當風的就是一列楊柳的叢林，牠們很深思地傾斜在孤獨的河面上。杜更穿着荊棘走了過去；正當他在河岸上立着沈想時，他的眼睛發光了，他的眉毛也開展了，因為這裏他覺得一定可以找到他所找求而未得的東西。向四周望了一下，他看見在他近旁有一根正合於他的希求的枝幹，似乎牠是爲了他特地產生的。牠是圓而光滑，直而佳，厚薄適中，有美麗的銀色的樹皮像新琢過的大理石一樣的清潔。

『正是這東西，』杜更碰巧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了，他把一束他從前所得到的一起丟在河裏。『正是這東西，』他嘴裏默唸着。

於是他用他的洋刀把他所看中了的一枝從他的母樹上斫了下來帶到家裏。不久就全乾了，他用了一條赤熱的鐵打通了一個管子，再用牠在管子上鑽了六個圓孔。第七個應該

橢圓形的，他用他的洋刀挖了。這樣做好了，他把管子的一端用木塞塞了放在一塊薄薄的花邊上，使他受太陽的溫暖與和風的吹扇。這樣有一星期，然後他用了他的洋刀修理牠，并且用沙皮紙與粗布擦拭牠，牠的上部是圓的；但是從中段下去他把牠刻成光滑而又端整的小平面，在這些小平面上杜更用赤熱的細鐵絲煨了種種複雜的亞拉伯的裝飾。

笛子做好了。杜更試了幾個急促的音調。於是快樂地叫了一聲，把樂器放在他枕頭的面。他不願在嘈雜的白天裏玩他第一次的獨奏。但是夜來了，當他喂好了他的馬一切都靜寂的時候，這馬廄內有一二個鐘頭回響着甜蜜的抑鬱的陸思尼亞的曲調。

杜更對於他的笛子不但滿足而且高興的了不得。這似乎是他自己的一部。他可以隨心所欲的運用牠。他的音樂是直接從他自己的熱烈的與柔和的心中流露出來的。他的情感的每一種陰影，他的悲哀的每一方面，都吹到這神異的笛子中去，并且輕輕地帶了翅膀依着節調飛到靜聽着的黑夜中去了。

他和牠發生戀愛了，他們渡過很快樂的蜜月。白天他很忠心於他的責任。有時他望着住

着他的殘忍的戀人的房子，不免發生了昔日的心痛，但是黑夜來了他就自己迷失在音樂的狂喜中間；他的黑眼睛的馬利的記憶溶解到烏有中去了，在牠們的後面所存留着的不過是一種模糊的熱望使他所吹出的曲調帶着一種動人的抑鬱罷了。

有一天晚上，在他第一次試弄了他的新樂器之後，杜更躺在馬廐壁角裏他的堅硬的床上，他的心中充滿了音樂的快樂，一切地球上的東西都忘記了。他不但忘記了欺騙他的情人，就是他自己的存在也忘記了。忽然間他恐怖地跳了起來。看不見的手指摸着他的面，摸到他手上之後，那手很輕快地摸到他的笛子上。

一個鬼！

『上帝保護我們！』他喊叫着。『你是從上帝那裏或是從惡魔那裏來的？』

正在這時候浮浪的月光從開着的門裏照了進來顯出了盲童的身體，他立在杜更的床邊伸出他的小手向着他。

一點鐘後鮑爾斯奇夫人照例到畢立克的房間裏去看他睡得怎樣並且要在他的面上

去劃一十字。

他不在那裏，她的心立刻被驟然的恐怖沈溺了。後來她記到大約他在什麼地方，她就離了房子輕輕地走向馬廐那裏去。

那時笛子又在吹了；牠一直繼續下去等到杜更看見了『貴婦』在門前才終止。杜更偶然舉起他的頭看見了她，她似乎在那裏已經好一刻了，她享受着音樂並且看守着她的孩子，他裹着杜更的大衣坐在他的床上很高興地靜聽着他的奏弄。

第七章

畢立克現在每天晚上在馬廐裏。他從沒有在別的時候叫他奏弄過。白天太炫耀太嘈雜，不能有真的享樂。況且杜更還有他的馬要照顧呢。但是白天的熱氣與負擔過去後，紅熱的太陽在黑杉樹的後面沈下去時，畢立克心中很不耐煩，那晚飯的鐘聲不過是指出久望的時間已經到來罷了。

這使鮑爾斯奇夫人大不高興；可是她沒有法子阻止他的愛兒在上床之前和杜更玩耍一二小時。在畢立克呢，這是他的一生中最快樂的時間了。這新生的音樂的熱情終日佔有了他，就是坐在她膝上時，他的思想也無非是杜更與他的笛子。他對於他母親的撫慰不及從前那樣高興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他的母親不免妒忌起來了。

她正在把這件事在她的心中盤算着時，她記起她從前做姑娘的時候，在爲貴族的婦女特設的馬丹拉特斯奇的學校裏，她也學過一點音樂。但是這種思想不能使她有特別的滿足，因爲在這思想上連帶着對於她的教師的不快的記憶。那教師名叫克拉夫人，是一個瘦

而可憐的德國的老處女，她的特長在『拉長』生徒的手指使她們能夠得到適當的柔軟。結果把學生特長的地方反而剝奪了，把應該快樂的事變成痛苦的了。

所以婀娜米加路夫娜自從離開她學校之後從沒有動過鋼琴。但是現在他聽着杜更的奏弄，更由着她的妒忌心，她的心中又覺醒了未被克拉夫人完全破壞了的活動的音調的感覺了。

第二天鮑爾斯奇夫人要她的丈夫替她買一架鋼琴。

『自然的，我的親愛的，』那好人兒回答着她。『但是——我想你不大注意到音樂的。』

『我是不常注意到牠的。但是我想如其我有了一隻鋼琴——』

『你也許有時要彈奏吧。這樣聽聽你，是很好的。我可以今天就去替你定購，並且我答應你牠一定是一架上等的東西。』

定單照例送出去了。但是因了路途的遙遠或是鮑爾斯奇先生所要的質料的條件太嚴刻了，所以這鋼琴並不在幾星期內到貴人的家裏。同時笛還是照舊的吹，畢立克每晚還是

到馬廐裏去，有時竟沒有請求他母親的許可。他常常坐着像受了魔一樣，用心靜聽着，從沒有打斷過牠。但是有一晚，當杜更停弄幾分鐘時，這孩子的無聲的崇拜變成一種不可言說的熱望了，那是從他伸手向着笛子時表示出來的。杜更把牠給了他，他一拿到立刻把牠放到嘴唇上去。可是他的情緒那樣的熱烈，他的呼吸像大風一樣出來，第一次的嘗試當然失敗了。但是當他平靜了些的時候，他學習得很快。杜更把他的學生的手指放在孔上，雖是他的手太小摸不到第八音，他不久把每一個音的音調却知道了。他的活潑的想像使每一個音調得到了一種分明的人格。在每一個孔裏面住着小的有音的精靈，他的聲音是他所知道的。當杜更玩着某種緩慢的音調時，他的手指常常和他先生的同時運動。他由了牠們各個的地位完全知道連續着的音調了。

等了一個月，鋼琴終究到了。

畢立克聽到這個消息時，就跑到庭心內聽着那『音樂』移動到屋內的聲音，同時想像着牠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牠當然是很重的，因為移運着時那車子軋軋的響，搬運的人都發

出艱難的呻吟。當牠放在地上時，他們都呼了一口放鬆的氣；舉起來時，他們走路脚步聲都很沈重，很整齊，同時在裏面有某種東西震動着，似乎不願被人家這樣粗莽地搬弄的。更奇怪的，當這個奇怪的樂器放在會客室的地板上時，牠發生一種尖利的，責備的喊聲，似乎牠想用了牠的不高興來恐嚇每一個人的。

這些都給了畢立克一種很不好的印象。他怕牠，而且不喜歡牠。他走到花園裏，在整理音調的人，——跟着鋼琴從城裏來的——安放好鋼琴的時候，他一個人在那裏不走出來。一切都預備好了，婀娜米加路夫娜立刻招她的兒子。有了這樣好的樂器，招搖地從維也納帶來的，她覺得要戰勝那馬夫與他的笛子真易如反掌。她很確定的覺得：從此以後他將停弄他在他馬廐的靜寂中的獨奏，並且她的親愛的孩子會同她一起過他的晚上和昔日一樣吧。

這鋼琴是使他回復到他的忠心的魔石了。

鮑爾斯奇夫人眉開眼笑地望着畢立克，並且更望着馬克西姆似乎在說：『等一下你們』

就會看到。」最後她更向可憐的卑下的杜更斜瞥了一眼——他卑屈地立在門口邊，是人
家招來聽『外國音樂』的。

他起頭略爲奏弄了一下，顯出她的手還沒有失掉牠的狡滑，她就開始了。她選奏的是她在馬丹拉特斯基的學校裏學圓滿的一曲。雖並不怎樣響亮，但是彈奏的人也須要有不少機械的訓練，所以那也不是怎樣容易的事。在公開的試驗中間，這一曲的繼續的彈奏會使婀娜得到極大的喝彩，並且克拉夫人也因了她學生的成功受到熱忱的恭維的。有人還說她這支特別的曲子就是戰勝沈默的鮑爾斯奇的心的。現在她奏着牠是拿定以恢復她孩子的心爲目的的，他的心是她以爲杜更從她那裏偷去的。

但是這一次她不但沒有勝利，反而失敗了。從維也納來的大鋼琴不是陸思尼亞的笛子的對手，並且在畢立克的心中這女鋼琴家也不是卑下的吹笛者的敵手。

是的，她的纖巧的手指比了杜更要輕快的多；她所奏出的音調也比了他的更其富麗更其複雜，並且她也花過許許多多練習的功夫。但是這馬夫是天生的音樂的天才。他曾經戀

愛。過。也。曾。經。受。難。過，他。把。他。靈。魂。的。全。部。的。詩。都。吹。進。他。的。笛。子。裏。去。了。他。的。曲。調。是。從。樹。林。的。濤。聲，草。原。上。小。草。的。輕。柔。的。細。語。與。從。小。就。聽。到。的。陸。思。尼。亞。熱。情。的。歌。謠。中。學。習。來。的。

婀娜米加路夫娜正要彈奏她的拿手好戲時，忽然馬克西姆的杖在地氈上急擊着告訴她有問題發生了。她旋轉她的頭，看見畢立克蒼白色的面上顯出從前早春那一次散步時昏倒在草地上的痛苦的形狀。

杜更很可憐地向盲童看着；後來向那『外國音樂』輕蔑地瞥了一眼，他就離開會客室，不多一刻他的大皮鞋笨重地在地板上走路的聲音在大廳中回響着了。

這種殺風景的可笑的錯誤使這可憐的母親心都發燒了，並且落了許多眼淚。起初她非常發怒。一想到她，一個尊貴的婦人，她的彈奏曾經爲她同階級中精選的聽衆所喝彩過，而被一個普通牧馬的孩子這樣凌辱地戰敗了。這真是不是她所能够忍耐的，並且在她的憤怒中間她斥責杜更爲一個粗糙的，下流種的，無感情的光棍。

當她的孩子離開了她到馬夫那裏找求他更真切的同伴時，她常常坐在窗口的旁邊諦

聽着，並且想法自己說服自己，說道這種笛聲不過是農民的愚蠢的雜亂的玩弄罷了。但是等了一刻這愚蠢的雜亂的玩弄這樣捉住了她，竟使她忘記了吹笛的人，並且對於這熱情的曲調供奉她的不自意的崇敬。於是她要自己問自己，這些天然的音律的吸引力，那美麗的魔力使她無法抵制的，究竟在什麼地方。最後她因了長期的靜聽找到這問題的答案了，牠是在晚上青天的中間，是在黑夜幽靈的陰影中間，是在樹林裏風聲的歎息的中間。杜更的音調的美麗的魔力是直在牠們的簡單中間，牠們與四周自然界的和諧中間。

「是的，一定是這樣，」她想，她第一次看到並且承認這真理了，在杜更的奏弄中間有某種特別的東西；他有真實的詩的感情，他有對於「自然」的同情，牠們在打動人家心坎的美麗的音樂中間找到牠們的表现，他已經拿到了這秘鑰；而我——我既沒有音樂的才能也沒有真實的詩的感情。

於是婀娜哭了。她忘記了這事實：雖是她也許沒有杜更那樣音樂的天才吧，但是她所有的情感也和他一樣的深厚。如其那馬夫有對於自然的熱愛，那末她有更強烈，更神聖的愛。

——因為她不能用同樣甜蜜的音樂吸引他所以拋棄了她的盲童的母親的愛。

其實，她對於她孩子的盲目的感覺那樣的銳利，她對於他的憐憫那樣的柔和，她找他他的愛那樣的熱烈，這種事情使她肉體上病了，使她不健全地覺到他的病苦的一切記號，對於他的未來更其急得說也說不出來。她和農民音樂家的這種奇怪的競爭，在一般的婦人不過是一種厭惡，在她却變成一種燃燒著的悲哀的源流了。

時間雖是一時不能給她一種救濟，但是最後她的思想得到轉移了。她開始覺得在她的內心中間也有和杜更的奏弄打動她的一樣的詩與音調的活動的感覺。於是她的希望再生了；並且爲她天生的勇氣所鼓動，她也曾幾次走到鋼琴的旁邊想用牠更其豐富的音調來靜默更其平凡的杜更的笛音。雖是如此，她還不能忘記畢立克痛苦的面色與牧馬的孩子輕視的眼光，她不敢決然實行她的計劃，她的手很膽小而且遲疑地在琴盤上滑着。

但是她自己的力量有意識一天一天增加了。畢立克出外散步或是在花園裏遊玩着時，她就用心練習——可是一時她得不到怎樣的滿意。她不能使她的指頭合乎她的思想。

她所彈出來的聲音似乎是外於她的感情的。但是這一點困難她漸漸克服了；有一時她覺得她能够比較更充滿地更容易地表示她的情緒了。

杜更的教訓與她自己的母親的本能已經教導婀娜怎樣去戰勝她的孩子的心了。

不久她覺得她很可以公開地和人家比賽了。有一天晚上他們發生了一種簡單的競爭，就是貴婦與馬夫的音樂的戰鬪。從黑暗的茅草屋頂的馬屋裏飄浮出銀笛的顫抖的音樂，從會客室開着的窗戶內，經過樺樹響着更充滿更富麗的大銅琴的波浪。

起初畢立克與杜更都不去留心這競爭的樂器的進攻的示威。不久這孩子發怒并且不耐煩，他的舊相又泛到面上了。

忽然間杜更停止了奏弄。

「吹下去！爲什麼你不吹下去？」這孩子喊着。

「聽好！」杜更輕輕地說，畢立克也靜聽着。

第二天晚上競賽重新發生，在吹奏的中間杜更時時要放下他的笛靜聽着，面上顯出遜

漸增加的愉快。在這種停頓的中間，畢立克也靜聽着，他的趣味也十分濃厚以至於忘記催促他的朋友繼續吹下去。第三天晚上杜更放下了他的笛，很沈思地說道：

『怎樣美麗呀！誰會想到那個？』

於是他帶着諦聽人的心不在焉的態度握着畢立克的手，輕輕地走過花園，立在近於會客室窗戶的樹陰下。杜更以爲這『貴婦』的彈奏不過爲了她自己的快樂而不知道他們聽着。但是婀娜米加路夫娜靈敏的耳告訴她說，笛聲已經終止了，她猜到現在所經過的情形，她的心中充滿了快樂。這一次，至少，這勝利是她的了。一場大勝利；一場一點慘酷都沒有的大勝利。她對於杜更的恨怒是早已消滅的了，並且現在她很情願承認她的新生的快樂完全是由他來的。教她怎樣去戰勝她孩子的心的是他；她現在能够對他開放出新印象的世界了。這個大賜福他們都是靠了他們公共的先生與朋友——農民音樂家——得來的。

冰融解了。後一天早上畢立克懷着膽小的好奇心走進會客室，這是自從維也納來的奇

怪的客人——在他看來是那樣暴躁而且嘈雜的客人——到了這貴人家裏之後的第一次。昨晚的彈奏贏得了他的崇拜并且使他的感情完全發生變化了。

畢立克偷偷地走到鋼琴的旁邊；於是來了一種死的停頓，他盡心諦聽着。室內沒有一個人。只有他的母親從旁邊一間屋子的門口提心吊膽地守望着他，注意着在他的美麗的活動的面上所表現的每一種運動與每一種變化。

伸出他的手，畢立克觸着胡桃樹琴蓋的光滑的面，又縮了回來。幾次這樣試驗了之後，他走得更近一點，把鋼琴的四面都觸摸了一下。當他對於牠的大小與形狀構成了一定的觀念後，他把指頭輕輕放在琴盤上面，就有一種柔和的，疑惑不定的聲音在空氣中顫動着。他迫切地聽着這微妙的振動一直到她的母親久已聽不到之後。他用了同樣的注意又觸了別一個琴鍵。最後他的手在琴盤上滑動着時，他彈了幾個高音，對於每一個音他都給了足夠的時間，使他振動，顫抖以至於息滅，同時他的面上顯出深趣與快感。他當然是在羨慕并且研究每一個音調，由於這種對於音調的原素的自然的領悟，證明他是有做真正藝術家

的本性的。

他的形狀也似乎給了每個音調一種特別的性質。當他的手指彈着幾個快樂與洪亮的音調時，他要舉起他的活潑的面，似乎那是這聲音逃走的方向。但是當他彈着幾個低音時，他把他的耳朵側向下面去，似乎他以爲這樣重的聲音已經落到地板上在遠地的壁角裏消滅了。

第八章

舅父馬克西姆對於這些音樂的經驗並不絕對滿足。畢立克對於音樂的熱情在這老加里波的軍官心中產生了二種感情。雖是他的外甥似乎賦有特別的才能固然很使他歡喜，但是如其他的傾向能到別一個方面，那他就更其歡喜了。換一句話說來，他已經失望了。

『我知道』他對自己說，『我知道音樂是一種權力。牠打動人們的心。將來畢立克的四周，會團聚着一羣一羣喝彩的遊手好閒的男女，替他們彈奏種種舞曲與夜歌吧。（當然馬克西姆對於音樂的觀念是很有限制的。）他們會摸出他們弄香了的手帕來拭去他們愚蠢的淚吧。……唉！這不是我所希望他的。但是到底應該怎樣做呢？這可憐的小孩子是盲目的，他必須做他所最能做的。』

依照馬克西姆所採用的教育計劃，畢立克繼續不受怎樣拘束，萬事都由他的辦法做去。結果各方面都很滿足。他毫不用人引導自由地在室內走動，使他的房子很有秩序，並且自己留心他的玩具與其他別的東西。

他的健康也沒有忽略。他有他自己的健身房并且還有一隻很好的小馬，那是他舅父在他六歲的生日上給他的。起初這種使盲童騎馬的狂謬的思想，鮑爾斯奇夫人不肯答應，但是後來馬克西姆終究達到了目的，像平日別的事情一樣。在二三個月中間，畢立克由杜更的指導，騎在他的馬上很快樂地奔跑，但是除了免除的障礙物與必須轉灣的角子以外，杜更更也不去干涉他行動的自由。

所以由此顯出這孩子的殘疾並不足爲他健全的身體的發展的障礙，馬克西姆更竭力減少她對於他的道德方面所能够發生的影響。

在這時候，畢立克的體格還很細小，但是在他的年紀已經算高了。他的面頰很少顏色，他的容貌纖巧而且很能表情。他的黑髮很和他的蒼白色的面與大而黑的眼睛相襯。他那雙眼睛不大活動，望着人時似乎很奇怪的樣子，第一次看到他的人最先注意到的就是牠們了。這種特性，同着他的額上細紋，頭的略向前傾與時時在他的美麗的面面上飄浮着的悲哀的陰影，是他的盲目的無雙的外貌了。

在他所知道的地方，畢立克的動作是勇敢而且自信的，但是凡是用心觀察他的人，由了他普通的行為與時有的神經的姿態，很容易看到他的殘疾很改變了他的活潑的天性。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音樂漸漸變為這盲童的主要的興趣與職務了。他用心學習他所聽到的歌曲，四面自然界的聲浪他也能一一捉到。這些他都能用了一種自由的彈奏和合爲一，我們檢直不能分別出其中所包括的通俗的音調與個人的創造。在他的心中這二種原素混合的那樣密切就是他自己也分別不出誰是學得的與誰是創造的了。

雖是畢立克對於鋼琴的感情很不壞，並且從他母親那裏學到一切經驗，他仍舊沒有拋棄杜更的笛子。這鋼琴比了笛子固然更其豐富，更其充滿與更其響亮，但是牠有常在一處的弊病，而這笛子可以拿出門口並且可以和着高原上曠野的音樂與森林間神秘的細語奏弄的。

畢立克到了九歲，馬克西姆用他所研究到的教導盲童最好方法來教他寫並且授他一定的功課。這孩子確是很敏捷的學生，他的進步很快。結果不但使他有了許多新思想與新

快樂，並且改正了他的盲目與他對於音樂底熱情的自然的結果底反省與夢想。

這孩子的日子就是這樣充滿了的，而且他也不缺變化的印象。他的生活與其他和他同輩的孩子一樣的充滿，似乎他一點也沒有他的殘疾的意識——痛苦的意識。可是在他的品性中間可以看出有一種非孩子性的悲哀，而且他的行動也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樣。馬克西姆以爲這種特質是因爲畢立克沒有孩子的同伴所致——所以他想了一種救濟的方法。他到隣近招了許多農家子弟來，教他們和畢立克玩耍。但是這些孩子因了環境不同并且更因爲他們小主人的盲瞎，都覺得不舒服。他們羣集在一起，膽小地保守着靜默，或是大家互相耳語。在花園裏時，他們自己去玩，去作樂。在這些時候畢立克一個人冷淡着，很憂愁地聽着他的同伴的快樂的叫聲。

有時他把他們環繞在他的周圍講有趣的故事給他們聽，這些孩子也把他們所熟悉的陸思尼亞的傳說與所聽到的奇怪的妖巫與惡魔等的故事說出來。所以這些玩耍常常是很有生命的。可是畢立克雖常常靜聽着但大笑，這言談的滑稽性和其他的東西一樣已

經出於這盲童的心胸以外了。此外述說者的笑，眼與神秘的姿態當然也都是他所看不到的。

且說在馬克西姆想設法救濟他外甥的抑鬱以前，他們的近隣來了一對新結婚的夫婦。他們的名字叫做耶科斯基，年紀已經不輕了。他們結婚的年紀，合起來差不多有一世紀。耶科斯基君雖出身鄉紳家，但因為想集合足夠的資本購買一筆農田，所以他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在這些時間中，他始終沒有娶過妻；而他的情人，他從小就訂了婚的，向在侯爵夫人杜華家裏做女同伴。最後當他們覺得應該結婚的時候，她的面已經失去青春時的美麗了，他的稀少的頭髮被年歲染白了。但是他們的心永遠是年青的，並且他們很快活；正在我們的盲童出世不久之後，上帝給了他們一個女兒。她是有美麗的頭髮與藍色的眼睛的甜蜜的孩子，凡是看見她的人沒有一個不被她面上特色的莊重與她的態度的穩定所打動的。似乎他們遲緩的結合的節制的性情在這女孩的品性中間，在她的沒有孩氣的思索中間，在她的動作的沈靜與她的深沈的藍色的眼睛中間反映了出來。她對於陌生人毫沒有什

麼羞恥，對於長大的人也很能對付。一方面她也不避開孩子們，有時還和他們玩哩。但是她
和他們玩的時候總帶着一種自卑的神氣，似乎這並不是爲了她自己的快樂而是爲了他
們的有趣的。可是這小女孩子最歡喜的是一個人的徘徊，有時去採些花，有時去和牠的洋
囡囡說話，她的適當與嚴肅竟是一個小婦人而不是一個小女孩子。

第九章

有一天很好的下午，畢立克又漫遊到他所鍾愛的河邊的山上了。

太陽正在下去，空氣很平靜。畢立克坐下來拿出他的笛，這是他現在分不開的同伴了。玩了一下之後，他把牠放在一旁，睡倒在青草上，聽着從田裏回家的牛羊的吼聲，空中飛翔着的百靈鳥的甜蜜的歌唱與不可見的昆蟲的薄暮的嗡嗡聲，神思恍惚地充分享樂着夏天的晚上。

正在空想着時，他聽到輕細的脚步聲。他討厭人家把他擾了，所以撑起他的臂聽着。那脚步声是上山來的，牠們不是他所熟悉的，他知道闖入者一定是陌生了。

隔一刻他聽到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孩子』她說，『你能够告訴我適纔誰在吹那笛子？』

『是我』他很粗暴地回答着他的幽靜的擾亂者。

『哦！』這女孩子驚異着。然後帶着一種稱許的音調接着說：『你吹得很好。』

『你爲什麼不走你的路？』畢立克不大方的回答。

『但是你爲什麼要我走開？』女孩子很奇怪地問。

她的甜蜜的低音很安慰畢立克的耳，可是他還是用着前次的音調說着：『我不歡喜人家到這裏來。』

『你不歡喜人家到這裏來！』這孩子高興地笑着。『爲什麼，我要知道你的理由？』一個人可以想像全世界都是屬於你的而且除了你自己之外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上面走呢。』

『母親說人家不應該擾我。』

『我的母親說只要我高興，我可以在河邊到處走。』

畢立克向來沒有受過人家反駁的，聽到這句話就大發脾氣了。

『走開！走開！』他很發怒地喊着，同時立了起來。

這女孩子被他這樣衝撞，不免倒退了幾步，並且很驚奇的望着他。同時畢立克聽到杜更呼喊他去喝茶的聲音一溜烟下山去了，他的耳朵中響着小婦人發怒的話：『呵，怎樣一個

不好的孩子！』

第二天晚上畢立克又到那個山上，他的怒氣已經完全消滅了，並且他還希望那有銀鈴似的聲音的女孩子也能够重新到這裏來呢。他所認識的孩子都是粗暴而且鄙野，叫喊的聲音直刺到他的靈敏的耳鼓上。沒有一個人能够說得像她那樣好聽的。但是他恐怕他太瀆慢了她，因此不再來了。

那一天晚上她的確沒有到，但是他抱了同一的希望。天天上到那裏，在第四天晚上他正躺在草地上靜靜地希望着時，聽到她沿河而來的脚步聲。她慢慢的走着，嘴裏哼着一支歌，並且用她的脚踢開近旁的小石子。

『喂！是你嗎？』她走近時，畢立克喊着。這女孩子還是唱着她的歌，小石子繼續在她的脚下滾着，她的聲音似乎告訴着畢立克說，他的粗魯她還沒有忘掉。但是當她走得更近了，她停止了她的歌唱，並且立定了，似乎是在佈置她在河邊走着時所採得的野花。

畢立克以爲這種停頓是假定的不理的記號，所以他忍耐地等着回答。

『你不看見這是我嗎？』這女孩子最後用了很尊貴的態度說了。這聲音很使這盲童的耳鼓振得發痛。他一點也不做聲，他把支持着他的身體的手顫動地放在一束草上。可是二人由此相識了。

『誰叫你吹笛的？』這女孩子仍舊立開着問他。

『杜更。』

『你吹的很好。但是你爲什麼這樣拒絕人家？』

『我——我沒有拒絕人家。』畢立克不贊成地說着。

『我也不是。我們可以一同玩嗎？』

『我不知道怎樣去玩。』畢立克低着他的頭回答着。

『不曉得怎樣去玩！我決不但是爲什麼？』

『因爲——』

『爲什麼你不知道怎樣去玩？請你告訴我。』

「因為——」畢立克更低落他的頭，輕聲細語着，別人差不多聽不到他說的什麼，他從沒有對着一個陌生人說過他的盲目；這女孩子天真的堅持的好奇心把他像電光一樣打動了。

「你怎樣蠢啊！」她帶着高一輩人的口氣說着，並且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你這樣說因為你不知道我。當我們兩人更能了解一點之後，你不會怕我吧，——一點也不會吧。我不怕任何人。」

她毫不顧忌的說着，也不大注意到畢立克，同時弄着她的花。

「你從那裏採來這些花？」他問。

「那裏！」小女孩子動着她的頭說。

「在田裏。」

「不，那裏！」

「那末，在草地裏。牠們是什麼花？」

『你不知道嗎！你是怎樣奇怪的孩子呵！』

畢立克拿了其中的一束，將手指摸到葉上與花冠上。

『這是牽牛花，』他說，『這是薔薇。』因為要知道他的新朋友像知道一束花一樣，他把他的左手圍在他的腰部，他的右手輕輕地摸着她的頭髮，她的額與她的面，想把她的形狀印在他的心裏。

這些動作做的那樣驟然而且敏捷使得他驚異着的同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只能張着很大的奇怪的眼睛望着他。於是她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新同伴有些奇怪了。這蒼白的，纖巧的面容與帶着深思的，緊蹙着的額正和兩隻可怕的，不動的眼睛對照着。牠們無力地反照着將落的太陽的紅光。她望着牠們失明的眼球，她的驚異忽然間變成一種恐怖了。

忽然間用了一種敏捷的運動，她脫離了他的圍抱，立了起來，哭了。

『你爲什麼拿這種怪樣子嚇我，可惡的孩子？』她很熱烈地潑泣着；『我對你做了什麼不好的事？』

畢立克太驚奇了，太痛苦了，他不能回答她。他靜坐着，他的頭低着，他的心差不多要爆發。出暴怒與卑屈。這是在他生活以來第一次覺到他的殘疾的責罰，他知道牠不但能够引起憐憫，而且還能引起排斥與恐怖。

燃燒的錯誤與熱烈的痛苦的感覺緊握着他的喉嚨。自傲心催促他保持他的尊嚴；但是這感情在他太利害了，一陣熱淚衝出之後，他很痛苦地倒在地上潑泣。

聽到了這種奇異的聲音之後，那已在奔下山邱的小婦人很驚奇地走了回來。當她看見了畢立克的悲痛，她的心軟了，她的怒氣也消滅了。

『聽我說！你爲什麼哭？』她傾向着他說。『也許你怕我將要告訴別人吧。不要哭。我不告訴任何人的。』

這些同情的話，與說着牠們的甜蜜的聲音，使得可憐的畢立克哭得更其利害了。他聽着一個字也回答不出。這小女孩子在他的旁邊坐了下來，在不知所措的靜默中望了他幾分鐘。然後撫着他的頭髮，並且撫弄着他的面頰，她用了母親安慰悔過的孩子的那溫存抬起他。

的頭，從她的袋裏拿出一方小手帕替他揩拭眼淚。

『够了！够了！』她用着成年婦人的語氣說。『那已經够了。你現在自己知道了嚇我是不對的，我就一點也不怪你了。』

『我並不是要嚇你，』畢立克回答着，他深深地歎息着，竭力想阻止將要升起來的哭泣。『來！我不是告訴你我不發怒嗎？我知道你不再那樣做了。來！我不將使你再睡在那裏了。』

坐在那裏，在我的身邊，』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並且把他升了起來。畢立克也完全照着他所命令的做；但是當這小婦又看着他的面時，她感覺到的恐怖差不多和上一次的一樣。他的冰冷的，不動的，對着耀眼的陽光張大着的眼睛充滿着眼淚，他的蒼白的面上似乎帶着壓迫的悲痛。

『怎麼——很奇怪——你還是這樣，』她遲疑地說着，略略把他推開了些。

可憐的畢立克做出一種可憐的姿勢說道：『我並不奇怪，我是一個瞎子。』

『瞎子！』她帶着顫抖的聲音輕說，似乎這個爲她同伴所說出來的可怕的字，在她的小

婦人樣的心上刺了痛苦的瘡傷一樣。

『瞎子！』她差不多用一種聽不到的聲音重說了一遍，她的同情的強度似乎不能用言語形容了，她張開了臂膀，抱着盲童的頸，并且把她的面貼着他的面。這小婦人的怒氣在一剎那間完全消滅了，像她素來是親愛的孩子一樣，她也哭泣了，她的眼淚和畢立克的混合起來了。

二人靜默了一刻。

這女孩子第一個回復了她的原狀，雖是她的面非常悲哀，她的歎息非常沉痛。她張開被眼淚所遮蔽了的眼睛，望着將要沈沒到黑暗的地平線下去的燃燒的太陽。大火球的金色的邊緣閃耀着最後的光輝，無數的火星射向天空，樹林的蒼茫的黑影在遠地裏織成偉大的雲障，伸張在天地的中間。

平靜的薄暮，從河裏吹來的溫柔的和風，尤其是他的同伴的溫暖與憐愛，安慰了畢立克動悸的心，并且回復了他的勇氣。

『這是因爲我是那樣的替你擔憂，』這女孩子一半潑泣着地說；後來她控制了她的情感并且想給他們的談話以一種新的方向，於是她說太陽已經下去了。

『我不知道太陽像怎麼；我只感覺到牠，』他憂愁地接着說。

『你不知道太陽？』

『不知道。』

『那末你的母親呢？你也不知道她嗎？』

『啊，是的，我知道我的母親；當她在遠地裏的時候我知道她來了。』

『我也是。我知道我的母親雖是我不能看見她。』

此後他們的談話變成非常孩子氣而且很互相信託的了。

『你知道，』畢立克敏捷地說着，『你知道我雖不能覺到太陽但是我知道牠落下去嗎？』

『真的！但是怎樣呢？』

『因爲，你知道……像這樣——我感覺着牠；我那樣知道的。』

「啊，是的，我懂得了，」她說着，很對他的說明滿足。

「并且我還能讀書，」畢立克自傲地說下去，「并且我還要用筆去學習書寫呢。」

「讀書你但是——」她忽然阻塞她自己，似乎恐怕問句太多了，觸傷他的感情。」

「你奇怪我怎樣能夠讀書嗎？我讀我的書，用我的指頭。」

「用你的指頭？我敢斷定我決不用我的指頭去讀書。牠和我的眼睛有一樣的功用。我的父親說，婦人們學習事物是不大靈巧的。」

「我還讀法文呢。」

「你怎樣聰明呀！」這小女子很羨慕地說着。「但是如其你留在這裏我恐怕你受寒。霧露已經在河邊會集了。」

「你呢？」

「啊，我不怕。沒有一件東西曾經害過我。」

「我也不。男孩子受寒不及女孩子快。他們更強健。舅父馬克西姆說男子應該不怕一切，

不怕飢寒，不怕雷響，也不怕大雨。」

『馬克西姆！你是說帶拐杖的那個紳士嗎？我曾經看見過他。他是可怕的。』

『啊，不，他不是可怕的，他很好。』

『不，他是可怕的，我告訴你，他是可怕的，』她堅決地重複着說。『你不知道，因為你沒有看見過他。』

『但是我知道他。他天天教我書。』

『他打你嗎？』

『從沒有這種事！就是責罵也沒有過。』

『誰敢虐待盲童是一種恥辱。』

『但是他從沒有虐待過甚麼人，』畢立克不自意地說着。他的尖銳的耳朵已經聽到杜更在小石子上的脚步聲音了。不一刻這馬夫的面可以看到，他叫着他的小主人的聲音也可以聽到。

『有人找你』，女孩立起來說。

『是的，但是我情願和你留在一起。』

『不，你還是去的好。我明天來看你。現在有人等你在家裏。我也是這樣。』

第十章

這小女子完全不失信。第二天早上畢立克和舅父馬克西姆正在忙着功課的時候，這孩子忽然間舉起他的頭，靜聽了一刻，然後活躍地說：

『你可以讓我出去一刻嗎，舅父？有一個女孩子在那裏。』

『什麼女孩子？』馬克西姆含着奇異的微笑問着。他答應畢立克出去并且跟着在他的後面一直到客堂的門口。

同時畢立克的新朋友已經走進庭心，她看見了鮑爾斯奇夫人就很勇敢又很和順地走了上去。

『你要什麼，我的親愛的？』鮑爾斯奇夫人問着，以為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消息傳達的。『有一個盲童住在這裏嗎？』小婦人問着，帶着十分莊重的神氣舉出她的手。

『是的，親愛的，』鮑爾斯奇夫人回答着，她很為這女孩的光耀的眼睛與坦白的、公開的態度所吸引。

『我的母親說我可以來。我可以見他嗎？』

『你的名字是——？』

『維麗耶科斯基。』

『哦！是了，維麗——』

正在這時候客堂門開了，畢立克奔出來歡迎他的客人，後面遠遠地跟着他的舅父，他的拐杖不及孩子的腿跑的快。

『這是我告訴過你的女孩子，母親，』畢立克說着握了他朋友的手，『但是我現在還有功課。』

『不要緊。我敢說你的舅父今天早上一定會寬放你的；我去替你請求他。』

當維麗看見馬克西姆帶着拐杖一高一低走來時，她走了上前，互相握了手。

『你能够不打這盲童很好，』她帶着和善的讚揚的口氣說着。『我以爲你要打他的，但是他說你不。』

『他這樣說嗎？』老兵士帶着遊戲的自重態度問着，他的廣大的手掌裏握着女孩子的小手。『他這樣說嗎？我真高興，我的學生能够替我得到這樣動人的少女的好話。』

這年老的諷刺家放下了她的手，快活地笑着，因為這孩子的藍色的眼睛與安定的態度已經贏得了他的心了。

『留心好，婀娜，』他含着有意義的微笑側向他的妹子說。『我們的畢立克已經在發動了，你以為怎樣？他雖是盲了目，但是他的選擇力檢直不差，有眼觀看的人反而不如他呢，你以為對嗎？』

『你說什麼，馬克西姆？』他的妹子很尖利的問着，熱血的潮流泛滿了她的面頰。

『沒有什麼。我不過說笑吧了，』馬克西姆冷淡地說，因為他看出他的話使鮑爾斯奇夫人發生了痛苦，因為他不自意地說出了他們二人心中所同抱的思想。

婀娜米加路夫娜漲紅着面，似乎她已經模糊地預知了未來，把維麗抱了起來熱烈地吻着她，她呢，雖是眼睛張得很大地驚奇着，但是她還是用着她向來莊重的態度接受這貴婦

驟然的擁抱。

從此以後貴人家與草舍中間的交接日漸接近，日漸繁密了。沒有一天維麗不來拜望畢立克的，畢立克沒有了她也總是不大快樂的。因此鮑爾斯奇夫人與馬克西姆每天去請她來和他一同讀書。

但是當這種計劃被耶科斯基知道了，他並不像人家所希望的那樣滿意。起初他保持着他向來對於婦女高等教育的觀念。他以為一個婦人能够記載家用麻紗的目錄與銀錢的賬目就是她應該受的教育。況且更因為他是一個好的正教徒把加利波的與在他的麾下戰爭的人看作無信仰者與異教徒，所以馬克西姆做他小女孩子的教師，他以為是很不好的。此外他還聽到可怕的謠言說馬克西姆是讀福祿特爾的著作的。讀福祿特爾的著作那比攻擊奧國人與反對教皇更壞了。

但是當他認識了馬克西姆，他覺得對於那紳士的見解應該改變一下。他覺得那惡魔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黑暗。換一句話說，這大異教徒與老革命家確是一個很溫雅，很有知

識的一個可愛的紳士，況且在他們談起維麗與畢立克的談話中間，他沒有貶黜過天父也沒有引用過福祿特爾。

在這些情形中間，耶科斯基君既不願違反鮑爾斯奇夫人，也不願使馬克西姆掃興，他的結論是他可以接受他們的提議，同時更不至使他的女兒受害吧。但是其中有一點危險，爲了他女兒的利益更爲了他自己的，他覺得他應該盡力去減少牠；所以當維麗第一次到畢立克家去受課時，他自己親身送牠去，並且在走之前，做了一篇小小的演說，那表面上雖是對學生講的，事實上確是對着教師講的。

『聽好，我的維麗，』他把手放在女孩子的肩上，但是眼睛却望着馬克西姆；『聽好我現在說的，並且記好，我的孩子，常常記好天上是有上帝的，並且在羅馬是有教皇的。這是我，你的父親，華倫夫耶科斯基，他告訴你這個的，你一定要相信我，Primo（說到這裏這可愛的老紳士停頓了一下，似乎使馬克西姆注意他也能引用拉丁文和其他的人一樣。）Primo（即第一的意思——譯者）因爲我是你的父親；Secundo（即第二的意思）因爲我是

一個貴人，在他的標章上不但裝飾着一隻立在草堆上的烏鴉，還有豎在青田裏的十字架呢。我們耶科斯基一門，除了爲善良而且勇敢的武士以外，都是知道天上的東西的。至於其他關到 *Orbis terrarum* 的，那是地上的東西的意思，你可以聽馬克西姆先生并且——不要偷懶。』

『你放心吧，』馬克西姆微笑着說。『我們決不把年青的姑娘變爲加里波的派的人的。』這新的發展，各方面都很滿足。二個學生的進步都很快。雖是畢立克程度高一點，但是他們的相差並不至於阻礙他們健全的競爭。他幫助維麗的功課，維麗也常常能夠替他說明他的盲目所難於實現與捉摸的東西。此外她的伴讀給了他的讀書一種向來缺乏的滋味與引力。

總之，這種友誼是上帝送給他的。他不再自失於幻想的中間，也不再找求孤寂的地方了。他已經找到了他向來所渴望着的同情與伴侶了——這些不是他從前所碰到的大人與孩童能夠給他的。維麗的到臨，總使他得到安慰。他們天朗氣清時約會的地方，還是河邊那

個風涼的山邱上。在那裏她很羨慕地聽着他吹笛，他放下笛後，她用孩童生動的比喻來傳達出她在周圍所看到的印象。她的聲音使她的話都有力量，並且更由他的銳聰的官能，她所描寫的風景，他都能想像出來。當她說到黑夜包圍着全地球時，他覺得在她的低低的聲音的銀色的音節中聽到黑暗。當她舉起她的頭時說：「啊！那聚集在那裏的是怎樣黑暗的雲呵！這樣黑暗而且這樣沉重！」他要顫動如像受了寒冷，並且在她聲音的變化中間他似乎聽到一隻不祥的怪物爬過天空，遠在他們的頭上。

第十一章

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天生的愛與自我犧牲的力量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心刻出爲男女英雄了。他們對於同種類的看護和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一樣，是他們生存的有機的必要了。「自然」拿氣質的平靜與靈魂的純潔給了這些特殊的人，使得他們有力壓服個人幸福與肉體快樂的欲求，因此將他們的熱情降服在他們品性的需要之下。在淺薄的觀察者，這一類人似乎常常是含蓄的而且是沒有感情的；他們不受肉體的淫慾的拘束像冰條一樣，獻身於責任，牠是達到最大幸福的路一樣。雖是同情與自我否定是他生命的麵包，但是在無思想的人看來，他們和高聳的阿爾卑斯山發光的高峯一樣冷而且廣大。陋俗很羞恥地在他們的脚下爬過了，就是誹謗也不能觸到他們，牠們從他們無垢的袍子上落下像從天鵝雪白的翅膀上落下污水一樣。

維麗就是有這種稀少而且尊貴的天性的一個人，牠和天才相同，只有被選者賦有的，也和天才一樣在少年期就表現的。

婀娜米加路夫娜已經知道她的盲孩在這個純潔女孩的友誼中，找到怎樣無價的寶藏了。舅父馬克西姆也是這樣。他想他的外甥現在已經有了一切他所需要的了，他的道德的與知識的發展會平穩地并且急速地發展前去毫無退步吧。

在這個結論中間，他犯了極大的差誤。馬克西姆以為在這孩子的青年期——他一生中可鑄塑的時期——他的精神的發展為他的教師所能控制的吧，他可以鑄塑畢立克的心，像他所願意的吧。

但是當這學生入了孩童期與青年期交界的重要時間，教師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教育學的夢想的虛空了。差不多每一個星期內，他總要注意到某種完全預料不到的東西，使他疑惑而且使他紊亂。

有一天早上，畢立克很興奮地奔到他母親那裏喊道：『母親！母親！我看到了一個夢。』

『看到！看到！看到你看到了什麼，我親愛的兒！』她很憂愁地說。

『我做了一個夢，我看見了你和舅父馬克西姆和——』

『什麼？』

『我記不起來了。』

『我呢？不記得我嗎？』

這孩子痛苦地緊蹙着他的雙眉，竭力想喚起晚上的印象。沒有用場！

『不；我完全忘記了——完全忘記了，』他做着悲哀的姿勢回答着。『但是我看見你的，我敢斷定我看見你的——一定的，母親。』

說到這裏就不再談起牠了。

還有一次，馬克西姆在園裏聽到會客室裏有一種奇異的音樂的練習。那裏是畢立克常常上他的音樂課的。這一次的練習祇有二個音調——第一個是高音，接續彈着造成不斷的響聲，後來是低音。這樣重複了好久，馬克西姆覺得有些奇怪了。他穿過了花園進入室內。但一到了會客室的門口，他未免吃了一驚。

畢立克那時不過十歲，坐在他母親腳旁的一隻低凳上。他的旁邊立着一隻長頸骨而且

單調地搖動着頭的鷺鷥，那是杜更以前送給他的小主人的。每天早上，畢立克用他自己的手喂他的鳥，他出去散步時，牠總是跟着的。現在他一隻手拿着那鳥，一隻手輕輕地從牠的頸上直滑到牠的身上，他的面上顯出十二分的注意。同時他的母親微紅着面，閃耀着眼，傾向着他的孩子，繼續彈着那響亮的高音。畢立克的手從鷺鷥的白羽毛滑到牠翼上的黑端時，鮑爾斯奇夫人就要立刻調到琴盤的又一端，彈着最低的音。

母親與兒子都吸引在他們簡單的行動中間，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馬克西姆，一直等到他因為驚奇跑進室內之後。

『婀娜，這是什麼意思？』他問。

鮑爾斯奇夫人面紅了，并且顯出手足無所措的樣子，似乎學校裏頑皮的女孩子在 *grante delicto* 遊戲裏被人家捉出一樣。

『是的，你看，馬克西姆，』她開始替自己辯護着說，『畢立克說，他可以感覺出鷺鷥鳥羽毛的顏色的不同；但是他說不出牠們的不同究竟在什麼地方。我老實告訴你，他是第一個

想出這意思的，并且我也覺得這意思似乎是不錯的。

『可是我還是不大懂得——』

『且慢。是的，我想用音樂的聲音來把顏色的不同解釋給他聽。不要以為這是愚蠢，馬克西姆——我想音與色一定有某種類似之處的。』

馬克西姆很為這種獨創的見解所打動，他還是請他的妹子繼續着他們的實驗。他用着迫切的態度觀察着這孩子的專注的面容。當只有兄妹二人在一處時，他很遲疑地搖着他的頭說道：

『聽好，婀娜，在畢立克的心中引起他所永遠不能解答的問題是沒有用場的——』

『但是這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一點也沒有這樣想。』鮑爾斯奇夫人打斷着他的話頭說。『不論怎樣；我們應該看到事物的真相。這孩子是盲目的，他必得習慣於他的盲目。我是說，我們決不能使他自怨自艾；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最好不使他想到牠，最好少談到光色的事情。我要那樣訓練他，使他對於五官中缺少一官的事情毫不發生痛苦像我們沒有第』

六官一樣。』

鮑爾斯奇夫人同平日一樣，在他老兄强有力的意志與高尚的判斷力之前屈服了，但是這一次馬克西姆差了；要壓倒這孩子對於光明的模糊的渴仰和要滿足牠們一樣的不可能。

有人說眼睛是靈魂的鏡子。更真實地說來，牠們是靈魂的窗子，由於牠，外界光明的與多種多樣的印象才得走到靈魂裏來。誰能計算我們的精神生活倚賴於我們視覺的印象的多少呢？

現在在畢立克的情境內，這些窗子已經密密地封着了——實際上牠們從沒有開啟過。他的全生命須得在黑暗中過去的了。但是他的視覺的潛在的效能還沒有破壞，而且他的力量完全存在着。因為他不過是生命的連鎖中間的一節，牠雖是在他的一生中潛伏不發，而仍舊可以經過他從過去傳達到後代。他的靈魂是帶着全部機能的整個的人間的靈魂。所以畢立克對於光明的渴仰是自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和在某一期間想像力豐富的小

孩子希望高飛的慾望一樣。這種內存的視覺的機能，在他的意識界內運動着，像許多無形的幻像一樣刺着他，使他無希望地努力而且痛苦，他的面上也因此顯出痛苦的感亂的形狀了。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他的天然的活動性一點一點為模糊而且堅持着的與年俱長的抑鬱性所遮蓋了。在他小時由新鮮的與奇特的印象而引起的笑聲，現在難得聽到了。一切從靈魂的窗戶而至於意識界的滑稽，機智，與笑話等都是出於他的範圍之外的了。他的快樂的源流都被隔絕，似乎他是生活在沒有太陽的地球上的一樣。而在別一方面，他同化着陸思尼亞俄羅斯的民謠與歌曲，人性中的悲哀與熱情。

這是物性之自然：每一次對於黑暗的靈魂的闖入會發生痛苦，每一次奇怪的聲音震動牠像一個不和諧的音調。人心的真的交通只能存在於類似的精靈中，而畢立克像我們所知道的只有一個和他同年的朋友，那村舍中美麗的女孩子。

他們的友誼與時俱增，並且對於他們倆都有很好的效果。如其維麗在他們的關係中間

供獻出的是靈魂的安謐與平靜的快慰，並且給畢立克以新的人生觀，那末畢立克所成功的是使她爲他的困難的信託者與他的內部思想的共同享受者了。自從他告訴了他的盲目之後，這小女子的溫柔的心受了極重的創傷，如其這柄刺人的刀從那裏拔出了呢，他就會因了出血而死吧。在那孤寂的山邱上，她一生中第一次感覺到了深刻的同情的痛苦，一年一年的下去，這盲童的伴侶竟爲她精神的平和的必要條件了。如其她幾天不看見他那傷痕又會裂開，使得她不能不急於去找尋他，在他那裏得到她自己的痛苦的鎮痛劑吧。

有一天溫暖的夏天的晚上，各家的人都在貴人家的廣場上集會，談講着而且享受着星光閃耀着的天空的美。畢立克坐在他的母親與維麗中間。

不久談話停頓了，沈默管理着一切，不動的樹的疲倦的葉子有時醒了一下，互相細語了一刻，又睡着了。忽然間有一個流星從看不見的高空中墮了下來，橫過紫色的天空中消滅到空間去了。婀娜米加路夫娜正捏着畢立克的手，覺到他的顫動。

『什麼東西？』他很興奮地問。

『一個隕星，親愛的。』

『是的，一個星，』他沈思地說着。『我知道牠是一個星。』

『你知牠是一個星。但是一個星落下來你怎麼會知道的，我的兒？』母親迫切地問。

『都是一樣，他也會知道的，』維麗插入說。『有許多事情，他自己會直覺地知道而我們不知其所以然的。』

這種日增無已的敏感是這孩子達到他的生活的又一緊要關頭——青年期與成熟期的交界處——的記號。一直到今日，他的知識的發展繼續着沒有間斷。外面看去，他很可能自命自足像馬克西姆所希望的，他的精神狀況是一種平穩的抑鬱，也許是無希望的吧，但是尖利的痛苦不能約束着牠。

可是這不過是延長日期罷了。自然造成這種短期的停頓，似乎有意要使這個年青的有機體，有足够的時間來集合他的力量為未來的競爭的。新的欲望與渴想已經在這些時間內在表面低下繁生着而且成熟着了。於是像青天中來了一個霹靂，發生了急驟的變動，道

德的平穩也被推倒，靈魂激動起來像海洋受了颶風的推動一樣。

第十二章

幾年過去了。但是住宅的變化很少，在內中的人看來簡直看不出什麼今昔不同的地方。櫛樹還是和往日一樣搖曳着，只有他們的葉子似乎更其黑，更其厚了。邸第的白牆還是在樹枝的中間笑着；低低的馬廄，略為天時所侵蝕，還可以從花園內看到，杜更的笛聲差不多在每天晚上，與昔日同一的時間，可以聽到。但是杜更，現在是中年人而且已經是定局的獨身者，當他有機會的時候，還是情願諦聽他小主人的奏弄，不論是鋼琴或是笛子。

馬克西姆的頭髮已經完全白了；因為鮑爾斯奇夫人只有畢立克一個孩子，所以他還是室內最主要的人物。因了他，全家不和社會相接觸，很滿足地過着他們自己的平靜的生活，間時不過接待接待客人或與鄰近農村人家聚會聚會而已。所以畢立克長大為人和暖室內的花草一樣，一切狂風與惡影響都被擋去了，他不知道，除了聽到的以外，他的同類的人們的困苦，快樂，勝利與失敗等種種事情。

他和平常一樣生活在沒有光明的世界中。他的上面與他的周圍伸張着無窮的黑暗。而

畢立克永遠在熱烈的希望中間。他的心時常夢想着：這黑暗會伸出看不見的手，用着奇幻的指頭擊着他靈魂中的某種東西，使他能够從長期的睡眠中間突然醒來吧。

同時這貴人家內的不活動的黑暗常常充滿着柔軟的撫慰的聲音。這不是說外面世界上沒有大風與巨浪，但是牠們是不准跑到這裏來攪動這種簡單生活的和平的。在畢立克的想像中間，牠不過是某種遼遠而且不真實的東西，像仙境之夢或是絕對界之羅曼斯一樣。

維麗，現在是一個青年婦人了，她用着她的光明而堅決的眼睛看着這種無情的狀態，她也許對於牠的結果發生疑心吧，但是她從沒有表示過不耐煩的記號。父親，他已經大增加了他的家產，以爲他的兒子進行很順利，從沒有發過疑問。只有馬克西姆對於他外甥的性情很不耐煩而且很疑懼。在另一方面，似乎他多少合於他的教育計劃了。這是一種催眠，一段插戲，牠也許能够使畢立克集合力量去幹生命的戰爭吧。

但是時光一年一年過去而他毫沒有覺醒的記號，這老兵士想大開暖室的窗戶的時期。

已經到了，外界的空氣的潮流或許能使畢立克從夢幻中間覺醒轉來吧。

馬克西姆就開始他的實驗了。離家五十里的地方，他的老朋友史台金科，一個鄉村的紳士，住着。他被招請了來并且依了馬克西姆的請求，他更帶了他的兒子與其他幾個住在他家過暑假的年青人，他們得到認識這加里波的麾下的人的機會也快樂的了不得。他曾經爲了自由戰爭過，所以他們尊敬他像他們的父親恐怕他一樣。

史台金科的一個兒子是開伊富的低級生，還有一個是聖彼得堡音樂院的學生，和他們同來的是一個年青的武備學生，是隣近一個田主的兒子。

史台金科是一個強健的，頭髮灰色的，漂亮的哥薩克的紳士。他穿着一身奇怪的哥薩克衣服，帶着修長的哥薩克鬍子并且常常說他本鄉陸思尼亞的土話。他的行動雖不免舊式的，但是他的思想很能切於實用，由解放農奴而製造出的新環境，他很能適應。他曉得他村中的每一個人，他能够舉出每一個人所有的每一頭牛與每一個錢。

他的兒子依着平民時代的式子穿着農民的襯衣沒有穿用歐洲的洋貨；和他的父親立

在一氣正和郭哥爾小說中的泰拉布爾伯與其兒子。雖是父親沒有像郭哥爾的英雄一樣，沒有和他的兒子們比武，但是他常常在言語的戰爭中間挑動他們。不論在外邊或是在家裏，一點點小事情就會做他們激戰的理由，并且各不相讓。孩子們常常和他們同年紀的青年聯合在一氣。他們的思想完全是平民的。他們宣佈對於農民的熱忱的崇拜，一切道德都歸之於農民，因此他們和他們的父親相差的很遠，他們對於前輩差不多沒有一件事有一致的見解的。

『聽聽他看，』到的那一天，他當他的小兒子又在痛論着時，向馬克西姆說：『聽聽他看他說起來像一本書。他怎樣聰明呵！可是他被尼西甫（Nicophorus 生於七五八年死於八二九年，破壞偶像論之反對者，君士但丁堡的教士）網進去了。』

於是史台金科就開懷大笑，他的兒子更用力地反駁他，說道每一個農民在他看來都是一樣的，說道他研究過人民全體，他的立腳點是與廣闊的結論相適合的，而被日常瑣事所硬化了的實用主義者，却閉着眼睛不肯正看這樣的事實。

「被日常瑣事所硬化」是好的。我知道你在學校裏學到一點東西了；但是我的濟渥度（Theodore 是尼西甫的父親）比了你們倆還要聰明些。來，馬克西姆！鮑爾斯奇來了。我們進去嗎？」

三個老年的紳士進了房子，不久就有很鬧的聲音傳達出來，說史台金科又在說他著名的笑話了。

年青人還是留在花園裏。那適才被他父親所戲弄的青年學生，橫臥在一件農民式的外套上，顯出興奮的不留心的態度。他的老哥與青年的武備學生，他的制服的鈕扣直扣到他的頸骨，坐在近於維麗的草地上。稍遠一點，畢立克倚着窗架，低着頭，沈思着由最近的討論而發生的問題。

「你對於這些談話的意見怎樣，密司維麗？」史台金科的大兒子問着她。「你還沒有贊成我們呢。」

「我想你們對於你們的父親所說的話是對的。但是——」

『但是什麼？』

這女孩子把她的手工放在膝上用手摩着牠，同時沈思地低着她的頭。但是她的查驗是要想法增進她的刺繡物呢，還是在想出她的答案的思想呢，我們似乎不大明瞭。

年青人都用着期待心等待着她的回答。那學音樂的學生撐起了他的手臂望着維麗；他的兄弟把他的一雙眼睛固定在她的身上；畢立克立了起來伸了一伸腰，把他的面也回到了同一方向。

『但是，』維麗還是撫摩着她的刺繡說，『但是每一個人的人生中間應該走他自己的路。』

『我的上帝，怎樣玄妙呵！』那學生帶着失望的表情喊着。『我可以問你嗎，密司維麗，你今年幾歲了？』

『我十八歲了，』她簡單地回答着。然後她帶了一種天真爛漫的神氣接着說，『你以為我不止這點年紀嗎，是嗎？』

年青人笑了。

『如其有人問我你的年紀，』史台金科的大兒子說，『我就要遲疑着還是答十三歲還是答二十三歲了。其實，你知道，你有時說起來像一個孩子，有時却像一個聰明的老婦人。』

『莊重的事情一定要用莊重的態度對付，』畢特路維希，維麗鋒利地回答，說畢後她又開始她的工作了。

年青人又笑了，靜默了，他們都好奇地望着維麗運動着她的輕快的手指中的針線。

雖是她現在已經是一個年青的婦人，然而畢特路維希說難於猜度她的年紀的觀察是完全不錯的。講到她的身體，是細小的，她的容貌也是孩子氣的，但是她的有身分與有思考的行動竟是一個成熟了的婦人。她的容貌美麗而且端正；她的面上的表情和善而又冷靜，溫柔而又堅決。像維麗這樣的面孔只有在斯蓋拉維尼亞的婦人羣中可以找到。深藍的眼睛是沈靜，堅決而且果敢。她的面像珍珠一樣白；不是那種善於反應熱情的衝激的白，却是像雪一般無垢的純白。她的美麗的頭髮，稍稍遮蓋着她的大理石般的白額，可愛重直皮皮

着似乎把她的頭拉向後面，使她走着的時候顯出高視的態度。

至於畢立克雖是正在萌芽的成人期已經使他的身體廣大了，他的體重也增加了，但是他的容貌毫沒有什麼變動。他的面還是一樣——蒼白而活躍地適應着他的變動的情態。

正當他遠遠地立着，靜聽着他的客人的談話時，他的面頰上時時有紅白的顏色起落着。他稍稍突出的下唇時顯出細微的戰慄，他的模糊而且不動的，雖是大的，眼睛給他年輕的相貌一種異常莊嚴而且差不多是憂鬱的面幕。

『那末我們一定要下結論了，』學生重又說着，『我們一定要說密司維麗的意見是說婦人的心是不能接近於政治學與社會學上的問題的，她們的範圍是廚房與養育孩子。』

畢特路維希的聲音中帶着嘲笑的話氣，一種彷彿的，差不多覺察不出的羞紅在維麗的美麗的面頰上浮泛起來了。

『你的歸納法太快了，』她說着。『我靜聽了你們的談話，並沒有什麼不能了解的困難，這可以顯出至少有一個婦人的心是能夠和你所說的題目接近的。』

於是她又平靜地回復她的工作。

『奇怪！年青人喃喃着。『這似乎你已經在人生中劃定了你的路一直到盡頭了。』』

『這有什麼奇怪，畢特路維希？人們不是有選擇人生之路的習慣嗎？依文諾維希，武備學生，已經選了他的，而他比我還要年輕。』

『當然我已經選定了，』武備學生說，他找到了插進講話的機會，高興的了不得。『我現在正在讀那門柴夫將軍的傳記。他真是一個漂亮的人——一個十二分勇敢的人。在二十歲他結了婚，在二十五歲他帶領了一隊兵并且得到很好的收入。』

畢特路維希諷刺地笑着；維麗紅着面。

『你看，這是我所說的，』她銳利地說。『每一個人的人生中選擇他的路。我依照普通的榜樣有什麼害處呢？』

那學生沒有回答。他和其他幾個一樣，覺得這種談話，太變成個人的了，並且在維麗的談話中有一種只有她自己懂得的意義。

第十三章

在他的客人中差不多繼續着的討論在畢立克是一種默示；不但這樣，牠們竟在他一生中造成了一個時代。這些青年人的勇敢的熱望，跳躍的希冀與新鮮的思想，他們關於世界與牠的種種情狀的談講，打動他的靈魂直到最深處。

最初他用着快樂的驚奇靜聽着；但是當他覺得這些事情他都是沒有份的，人生興趣的高潮很不注意地流過了他時，他的向上的感覺竟變成痛苦的失望了。從沒有人向他提出疑問，他的意見是唯一的意見，從沒有被人家疑問過。這些關於社會學，政治學與其他種種熱烈的討論，他都覺得自己不能加入；他不大知道牠們；所以他還是和從前一樣寂寞，被他的殘疾拘束着幽閉着，和他的客人所給於他家的新生命對照起來更使人難堪了。

他還是用心聽着。他的緊促着的眉毛與沈思的面容顯出增加着的精神的活動，但是在他的背後却藏着痛苦和不滿足。

婀娜米加路夫娜推想到了她孩子心中所經過的事，她的心滿載了憂愁與凶兆，維麗的

表情的眼睛也顯出她分享着母親的不舒服。只有馬克西姆似乎不十分注意。他對於他的實驗非常滿意，所以當史台金科等要走的時候，他請求他們再來一次，他們也答應了。畢立克送他們到了大門口說了幾句離別的套話，慢慢地走向室內，在靜默的花園中孤寂地散步了一陣。

這從前沒有困難過他的沈默，現在忽然在他道德性與人生觀中發生奇怪的，異常與不祥的變化了。忽然間他停了他無意識地加速了的步趨靜聽着。他似乎在樹林中間聽到了別離了的人聲；但是等了一下他知道是他的母親，他的舅父與維麗的聲音，他們坐在會客室內開着的窗旁邊，誠懇地談講着。雖是他不能分別出他們所說的，但是他似乎覺到他母親的聲音表示痛苦與惑亂，維麗的帶着怒氣，馬克西姆則拿着不可抵抗的決斷力，說着不好聽的見解。況且他們的談話分明是關於他自身的，因為當他走近窗前時，他們的聲音沈沒在聽不到的耳語中去了。

實際上他們的談講是一種辯論。母親與維麗自從馬克西姆把圍繞他學生的圍牆打破

之後，覺得畢立克的思想已經出乎家庭範圍之外了。家內的靜穆，花園內懶懶的響聲，他的環境的單調，都刺激着他而且壓迫着他。黑暗對他說出奇怪的聲音，而且用了引誘的物像在他的靈魂內引起久已深藏着的慾望。他的面上現出在這種新生的慾望中掙扎的黯淡與痛苦。她們對於這種徵候很是疑心。而馬克西姆仍舊保持着他的地位。他雖是也看到這種變動，但是這些都是他所預先料到的，並且說這是物性之自然。因為婦人不是哲學家，所以她們把馬克西姆當作硬心腸的而且不和善的人；願為她的盲童放下生命的婀娜更用着莊嚴的態度問他這樣幹到底有什麼好處。

一。棵。暖。室。內。的。樹。木。！。只。要。他。快。樂。了，。餘。者。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他。不。應。該。一。生。一。世。留。在。暖。室。中。間。呢。？

維麗雖不敢這樣自由地說出她的思想，但是從她的態度上看來，從她回答馬克西姆最無成見的談話的尖利中看來，她的心上也是很不安寧的。

在這些時候，老戰士有時從他的濃厚的白眉毛下發出銳利的探討的眼光望着她時，她

的眼睛拿着憤怒與攻擊的一瞥去回報着他。似乎二人現在正在各人預備材料爲公開戰爭的初步。

幾星期之後，史台金科等又來拜望了，維麗很冷淡地招待着他們；可是她不能常常離開他們的同伴的吸引力，況且不和他們白天出去遊玩晚上玩弄音樂與談話是失禮的。

有一天晚上談話漸漸轉到精妙的與危險的政治的討論範圍中去了。牠怎樣發生的或是誰發起這問題的，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因了馬克西姆幾句平常的句子與半嘲的談吐，引起了畢特路維希一篇在維麗看來是很適當的演說。他帶着不顧一切危險的青年的熱忱說着，他更拿着無限的自信預料到未來。在這年青人的信仰與希望中間含着某種傳染與動人的東西，他使他的每一個字眼都有一種不可抵抗的號召他人盡他的義務與自己犧牲的力量。

在這一點維麗是懂得的，並且她覺得這種號召似乎是直接對着她說的。起初她用心聽着，她的頭低向她的手上，眼睛閃動着，而頰漲紅着，熱的心狂跳着。後來她的眼睛變成模

糊了，她的面蒼白了，她的心在恐怖的痛苦中間緊縮了。似乎一堵廣大而黑暗的牆破裂了，她在這個裂孔中間看到了無數勞苦着，競爭着與受難的人們的廣漠的世界。

牠的壯大與神秘從前也會吸引過她，但是從沒有覺到這樣真切，從沒有和她這樣接近。現在牠不但吸引她，陶醉她，役使她，而且在這世界中，似乎沒有可憐的盲童畢立克的位置。她舉起了她的眼睛望着他，像針一般的痛苦直刺進了她的心。他一點也不動坐在那裏，並且沉溺在他的思想中間，他的白的，動人的面帶着無言的失望轉向着她。

那末他已經完全了解牠了。她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了。冰一樣的寒冷，滲入了她，在一時內她覺得不自意識地被帶到男女衆多的世界上去了；回轉頭來她看見畢立克低垂着頭與看不見的眼睛坐在那裏，或是很憂愁地橫臥在河邊的山丘上，在那裏當他們孩提的時候她曾經爲他下過淚的。

這樣的痛苦，不是她所能忍受的。像什麼人想從她舊有的瘡傷中間拔出洋刀使牠重新出血似的。

現在她懂得馬克西姆一雙搜尋的眼睛的意義了。他比了她自己更能懂得她。他看出她的心還沒有一定，並且對於她偶然的選擇還有疑心。但是現在……現在，她已經決計做她應該做的，並且毫不遲疑立刻就要去做了。從此以後，她將更能看清楚她的路吧。

維麗深深抽了一口氣，似乎在猛烈的體操之後。演說着的聲音已經停了；但是他說了多久或是在什麼時候停止說的，她檢直不知道。她向四周找着畢立克。畢立克已經不在那裏了。她捲起了她的刺繡從她的坐位上立了起來。

『請恕我。我即刻就要回來。』她向客人們說，他們因為又在大討論，所以既不聽到她的話，也沒有注意到她的外出。

轉到花園裏，她在被兩旁的樹所遮暗的夾道上輕輕走着。那裏是畢立克最歡喜去的地方。當她走的不遠將要轉灣時，她聽到馬克西姆與鮑爾斯奇夫人正在熱忱地互相談講。

『你可以一定，我顧慮到她正和顧慮到他一樣。』老人莊嚴地說。『想想看！她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完全不知道人生是什麼。我不相信你會利用她的無知的。』

『但是——如其——如其她——那末我的可憐的孩子將怎樣呢！』婀娜米加路夫娜可憐地問。

『那我們只有聽天由命。我們將要看到，也許將來會——但是比了一切都壞的就是在他的良心上放着他人的生命的破滅。並且也在我們的良心上。試想一下，親愛的婀娜——試想一下。這個一定不可的。』馬克西姆這樣說時，把他妹子的手放在嘴唇上，而她的惶亂幾使她不能自立。

『我的可憐的，可憐的孩子！』

維麗推想她聽到了這幾個字，那是從母親的心裏喊出來的哭聲。

一陣熱血的潮流衝到這女子的面上，在轉灣角處，她遲疑地停了步。如其她再走前去，馬克西姆與鮑爾斯奇夫人就要以為他們的談話已經被她聽到了吧。遲疑了一下，她高傲地舉起了頭。她有什麼東西可怕的呢？聽到他們的談話是偶然的事。偷偷地退回去像有意犯罪似的。況且這老人太多管閒事了。她在人生中完全能夠選擇她自己的路。

所以維麗昂然在路旁轉了灣，很快地經過了兄妹二人坐着的長橙上。馬克西姆不自意地收回了他的拐杖讓她經過；婀娜目送着她，她表示出比了母親的愛還要進一步的愛，那樣堅牢而又是那樣熱烈差不多停立在崇敬與恐怖的邊上的愛，因為她知道在這個女孩子，適才高傲地走過的女孩子，身上倚賴着她的親愛的孩子的一生的幸福與愁苦。

第十四章

在花園的底下有一架老而破毀的水車。好幾年來那大輪停着沒有動過，並且一點一點在破壞着；車軸上滿生了蘚苔；清水流過舊的水閘，像小瀑布一般流下，使空中充滿了銀聲的音樂。這裏是畢立克向來歡喜的退避處。他常常坐在閘岸上到幾點鐘之久，很高興地聽着瀑布的水聲與夜鶯的歌唱，牠們與他都能很忠實地在笛子上或是鋼琴上重奏出來。但是現在他有了別的思想了；他的靈魂攪動着他，他的心充滿了痛苦，他的面上堆着了悲哀。在草坡上坐了幾分鐘，他很不耐煩地立了起來，並且在樹陰底下很快地來回走着。他太不安寧不能靜着不動了。他吸收在他的思想中間以至於他向來聽慣的輕軟的脚步聲也聽不到了。當維麗的手輕輕放在他的肩上時，他才驚跳了一下。

「你碰到了什麼，畢立克？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她用着她的低幽而且甜蜜的聲音問着他。

他沒有回答，旋轉身來，又重新走着。維麗也不再說，她只在他的旁邊走，因爲她推度到了

他的思想，知道這種粗暴並不是有意的。正在這時候，室內有人唱歌。一個年青的，有力量的聲音，由距離而變弱的，唱着戀愛與幸福之歌，四散在夏夜的靜寂中間，並且沉溺下去如樹林之搖曳與泉水的音樂。

只有在一刻以前，她還和他們，這些僥倖者，在一起，他們談着忙碌，光明而且充滿了生命的世界，他們的夢想是他所沒有份的未來。而他——他在黑暗與痛苦的中間已經多久了？他們在靜默中間走着。維麗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安慰他，她覺他從沒有像這次不容易安慰的。但是她知道她的陪伴常常可以安定他并且追去他的苦悶；一刻之後她看見他的緊蹙的雙眉開展了，他的步子也延緩，她就高興的了不得。她的魔力已經發生效力了。他的精神的痛苦漸漸過去，另一種感情代之而興了，這不是他所能夠解釋的感情，他的有力的影響却是他所極願承認的。牠的發生也不是第一次。

『什麼事，畢立克？』維麗又問着。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他痛苦的回答着。『我只覺得他們講得這樣有興趣的世界，我』

是沒有位置的。」

歌唱暫時已停止，但是現在牠又開始了，可是維麗與畢立克因為隔房子較遠所以只能彷彿聽到。畢特路維希唱着一首古歌，他的聲音像陸思尼亞古琴的呻吟。有時牠似乎沈下去了；等了一刻的遷延與期待，這溫柔的音調又伸了起來，飄過花園，穿越樹林，帶來羣花的芳香。

畢立克停足聽着。

『你知道嗎，』他憂愁地說，『我有時想老人的話是不錯的，當他們說現在的世界不及他們小時的時候。至少，在舊日，牠對於盲人要更其好吧。如其我生在那時，我就會拿着古琴做一個浮浪的彈唱詩人吧。人們會羣集在我的周圍，而我將把他們的祖宗，愛光榮與戰爭的行動唱給他們聽吧。那樣，我決不像現在的我了，而現在——就是這個武備學生，他的唯一的慾望是結婚與賺錢，——你記到他所說過的。他們對他笑過；但是就是他我也不能與他相等。』

這女子的藍色的眼睛酸起來了，不可抑制的眼淚在他的面頰上慢慢流下。

『你太受畢特路維希的流利的話所感動了，』她用着一種不自然的冷淡說着，因為她也被同樣的流利的話不自意地感動了。

『是的，』畢立克做夢一般的說，『他怎樣漂亮啊！而且他還有很好聽的聲音。』

『是的，我想他是一個好人，』維麗沈思地，差不多溫柔地回答着，似乎她很歡喜回響着畢立克稱讚這利口的學生的話。

但是等了一刻，似乎她忽然想到了某種她所不應忘記的東西，斷然地大聲地說，『不，我一點也不歡喜他。他太自得了，而且他的聲音一點也不好聽。我不歡喜他，我告訴你。』

畢立克聽了這種奇怪的話，表示說不出的驚奇。一分鐘以前她不是稱讚畢特路維希嗎，而現在——

維麗發怒着瞪着她的脚，繼續着說：『一切都是滑稽劇；我完全懂得。這都是馬克西姆有意幹的。我恨他。』

『恨舅父馬克西姆！爲什麼，維麗，他侵犯了你什麼？』

『侵犯我並沒有到這一段地步。但是你不看見嗎？他自以爲很聰明，並且以爲別的人和他自己一樣沒有心肝。呵，我懂得。不要說起！而且他有什麼權利支配別人的運命呢？』

她忽然間停止了，絞着她的手，哭了一個向來這樣平靜，這樣自持的維麗會這樣哭，大使畢立克驚奇，而且她的滾泣使他發生一種奇異的，說不出的感情，他不知怎樣去說或是怎樣去安慰她。他只能握着她的兩手等她先開口。

維麗沈默了一刻，似乎她是在和一種說不出的思想掙執着。於是忽然間脫去了她的手，笑了。

畢立克現在真是莫名其妙了，他覺得他的周圍充滿着神秘。他很聰明地不做聲，等着她的發展。

『我怎樣蠢呵！我爲什麼哭呢？』維麗回復了他的自持說着并且拭着她的眼淚。『不，讓我們說公正的話吧。這些年青人是勇敢而且善良的。畢特路維希的情操是好的而且真實

的。」

「一切能够和他們一樣的人都是好的而且真實的。」畢立克憂愁地回答着。

「但是如其有人不能夠，那又怎樣呢？人們只能竭力應用他所有的機會。馬克西姆失了他的腿與手指時，不能再當兵了。都是一樣的，他在世界上找到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們也是。」

「不要說「我們。」你也許吧；但是在我這是出於問題之外的。」

「完全不。」

「你怎樣能够這樣說？」

「因為——是的，因為你將要娶我，而且我們的生活將要一樣的緣故。」

畢立克又停頓了，他驚奇的了不得，但是這一次他找到話說了。

「我娶你！」他喘着說。「那末你是我的妻子了？」

「是的，是的，自然的。」她帶着激動的聲音說，其中含着不耐煩的陰影。「哼！你怎樣蠢呵！」

你竟沒有想到牠嗎？這是這樣自然的。不是我誰會嫁給你呢？」

『還有誰？你是不錯的，』他快樂着說，並且帶着沈靜的微笑。繼而又有一種思想進了他的頭腦，他的面重新變成憂愁了。『聽好，維麗，親愛的，』他拿着她的手接着說。『你適才聽到了女子們怎樣在社會上生活；她們怎樣娛樂她們自己；她們怎樣走來走去並且學習一切。這廣大的世界是在你的前面，但是我——』

『那末你怎樣？』

『我是一個盲人。』

『是的。但是還有怎樣？』維麗微笑着說着。『如其一個女子和盲人發生了戀愛，那末她必須要嫁給他，雖是他是一個盲人。這是不得不然的事。』

畢立克又微笑着，像做夢一樣低着他的頭，似乎在他內部的幽暗的壁角內湧起了一陣大得不能用言語形容的思想。他們各不做聲，靜聽着夏夜的聲音——櫻花的花瓣輕輕地落在他們的脚下，水車的泉水的音樂，夜鶯的甜蜜的歌唱與舊水車後面叢林中樹木的響

聲。

用了一種勇敢的而且決斷的，但是照環境看來又不是沒有女性的步驟，維麗使畢立克的痛苦得了調和，并且把攪擾他的和平的雲障完全追去了。這在他的心中生根的深情，他說不出牠的發生期的，已經一天一天發展生長了，到今日他才了解了滲入於他的全身的意思。爲什麼他不能早日知道牠呢？

一時他立着不動；於是舉起他的頭，把他的頭髮搖向後面，溫柔地緊壓着他所握着的小手。他很驚奇地覺到這答案的壓力怎樣感動着他。從前他們互相握手不過機械的。現在她的小手指的細微的運動直送一種反應的顫慄到他的心裏，使牠充滿了奇異的快樂。維麗，他的兒時的朋友，忽然間變成了他所愛而且也愛他的婦人了。

當他記起了她適才所流的淚，他覺得他是堅強而且有力的，她是溫柔而且軟弱的。他將爲她的保護者，終身安慰她而且服從她。他親愛地拉近她到胸前，玩弄着她的柔軟的頭髮。他的快樂已經完全了。他再沒有什麼模糊的渴望了，再沒有什麼不可滿足的願欲了。他的

盲目都忘記了，在一剎那間似乎天地也再沒有什麼東西應該給他的了。

他們的出神被夜鶯的叫聲所喚醒，牠叫了幾聲之後，發出一聲很長的熱烈的戰抖的聲音，於是驟然停止了。

『够了，最親愛的：讓我去吧！』維麗脫離她情人的擁抱說着。

畢立克那時除了服從維麗的命令之外沒有什麼別的思想，所以沒有留她。

『照你所歡喜的吧，親愛的。你在掠起你的頭髮。』

『你怎樣知道？』

『我能够聽到。』

『你什麼東西都聽得出。我有時想你比了有眼睛的人更能知道發生着的事情。』

『你已經掠起了你的頭髮。把你的手給我吧。』

『不；我們必定要去和客人們一起。我們出來已經很久了。來！』

她引他向室內，畢立克服從地跟隨着，他的心充滿到要泛濫了，可是很快樂地而且強有

力地跳動着，並且給了他從前所從未想像到的活力與希望的快感。

第十五章

客人們，主人與主婦與馬克西姆這時都在會客室內。馬克西姆與他的老同伴密談着。其餘的人都坐在開着的窗口前面靜默着，大家似乎都受了一種特別的神經的緊張，這種緊張當他們雖知道一齣家庭的戲劇進行着而他們只做不知，或是因了禮貌的關係假裝不知時所感覺到的。

馬克西姆雖似乎十分用心聽着他朋友的談話，但是他的眼睛從沒有離開門口。婀娜米加路夫娜雖是想顯出快樂與無關緊要的神氣，但是她的面上顯出她的心上也不大舒服。只有睡着在椅子上的鮑爾斯奇君不覺到那時重要的影響。

當他們聽到從庭心到會客室的脚步声時，他們的眼睛都轉向到那一個方面，不久維麗仙女一般的容貌在大門口出現了。在她的後面隨着畢立克。

停了一刻這女子顯出不注意與不自覺的態度走進室內，雖是大家的眼睛都釘住在她的面上。她顯出半噙半喜的微笑對付着馬克西姆探討的目光。他有些莫名其妙了。他的答

案不免紛亂了。史台金科大吃了一驚，知道這老兵士不是向來的馬克西姆了，因為這樣是他的第一次。

同時婀娜米加路夫娜注意看守着她的兒子。

畢立克心不在焉地跟隨着維麗，似乎他不知道她要把他引到那裏。在門檻上他也和維麗一樣停了一下；然後，仍舊心不在焉地，他的盲目的面上帶着一種奇異的快樂，直走到鋼琴旁邊。這似乎他忘記了他所在的地方與別的人，似乎他除了用他心愛的樂器表現他靈魂中所有的情感以外沒有別的思想。

打開了琴蓋，他坐下，用着輕快的手滑着琴盤。他似乎問着什麼，不是鋼琴便是他自己的心。

於是，把他的手指安放在鍵子上，他沈沒到靜寂的沈思中去了。室內的每一種聲音都不響了。孵育着的夜晚從窗戶向裏探望着；櫺樹，因燈光而顯出的，在隨息的風中搖曳着。客人們都被鋼琴初步的細話，與盲音樂家神奇的面貌所吸引不做聲了。

畢立克還是默默不動，他的頭舉了起來，像與不可見的精靈交談似的。不可言說的思想在他的靈魂中湧湧起來，像風掃的水面上的波浪。新生命的急流已經捉住了他，像潮汐把一隻擱淺了的船捉住了帶去一樣。他找着某種他尙還不能懂得，不能解釋的東西。他的眼睛張大着，於是收縮着并且充滿了眼淚。

一時他似乎沒法在他的靈魂中找出他那樣熱望着東西，但是最後用了一種最大的奮力，他把迷網打破了；他的指頭又動了，不久一陣動人的音調，時而柔軟時而悲傷，時而熱烈時而溶溶，破除了夜晚的沈默。

這些是他的一生中靈敏的記憶上所集合的諧音，如像風的悲泣，樹林的長嘯，雨的灑潑，風濤的怒號，人聲在遠地裏消滅之音，與夫一切說不出的情感之音節的表現：現在都一齊彈奏出來了。起初他所彈的是遲疑的，進退不定的，似乎他的想像力和混亂的記憶的橫流血戰着，不能向前奮進的樣子。後來那音調變成更其確定，更其實在了；只要有幾次勇敢的彈按牠就會變成尊貴的作曲了。聽客屏息靜聽着，馬克西姆更驚奇着他的外甥從那裏得

到了這樣豐富的印象。但是當牠將要達到最高點時，音調的洪流沈落為可憐的歎息，像波浪在水花與泡沫中間消費牠自己一樣，並且終結在悲苦的混亂與疑慮的音調中了。

音樂停止了。一般聽客所受的魔力也散了；燈光似乎更其黯淡了，孵育着的夜晚從窗內望進來似乎比前更其嚴肅了。

但是當聽客在說出他們的思想之前，這音樂家從疑難中間取出信仰，從紛亂中間取出勇敢再按着他的琴鍵；曲調重又發為充滿與有力，一點提高一點，似乎直向着某種崇高的與不可達到的理想。

於是又一轉變。畢立克沒有休息即刻轉到動人的陸思尼亞的曲調中間，那是他從小就記得的。牠呼出戀愛，悲哀，青春的光明的希望，光榮與戰爭的故事，英雄主義與艱苦。他不想隨手唱出新曲而想用他的本鄉的俗調來表示他的多種多樣的情態。但是牠的終結還是帶着顫慄的抑鬱之音，似乎他的胸中還有某種問題擾亂着而不得解決的。

第二次的彈奏，畢立克從學過的音譜上選了一曲，希望牠能夠使他的情感與製作者和

合在一起。

盲人從曲譜上學習是十分困難的。讀到的每一曲一定須按着一個一個音調彈，在熟練得成爲完全曲調之前，須用一番極大的苦工。畢立克因爲那樣歡喜音樂，所以他也不怕困難依法研究。但是他的豐富的音樂的想像力使他彈奏時不能嚴格符合原譜。凡是他所彈的曲調，總要加進他的天才的色彩使他合於他的理想與同他從小關係就密切的自然。

現在他帶着跳動的心，發光的面彈着他所選的一曲，他的聽客都顯出不可隱的崇拜與快樂的驚奇靜聽着。可是不久他們又被藝術家的光耀的創造力帶去，除了他的彈奏與他自己之外，一切都忘記了。只有弟兄輩中最大的一個，一個專門的音樂家與音樂批評家，沒有變動他的容貌并且竭力在分析畢立克式的特點。

真正的音樂是出於意見之爭執與黨同伐異的精神之外的。年青人的眼睛閃動着，他們的面上充滿了勇敢與熱烈的思想，那是盲音樂家在他們的心中燃燒着的。就是不易動心的并且懷疑的史台金科也不能拒絕這種魔力。起初他低着頭靜靜聽着。但是後來他的面

上二點一點興奮了。他拍着馬克西姆的肩輕輕說：

『這個纔是我所說的音樂。是的，這個真是音樂。』

維麗鑲手坐着，帶着溫柔的崇拜望着她的情人。她從她的特別的感覺上了解他的曲調，在那個中間她聽到舊水車旁邊淙淙的水聲，與黑暗的小路上櫻花輕輕墮地的聲音。

很奇怪，這盲音樂家的面上毫沒有感覺到他在聽衆的心中所引起的熱忱的表示。似乎他的尋搜的心尙還沒有找到攪擾他的和平的問題的解答。祇有他的母親在他的面上與姿勢上認出了某種東西，使她憶起在某一次春天，他的兒子因為受了過多的新印象，所以在河邊山邱上昏倒的事。但是牠的來去如像浮雲的影，不到一刻大衆轟然作聲了。大家同時談講着。老史台金科，尙還受着音樂的魔力的支配，把畢立克用他的父親般的手臂抱着，似乎這年青人是一個小孩子。

『你彈奏的真好，我的親愛的孩子，』他興奮地喊着。

同樣興奮着的年青人，握着他的手，那學生更爲他預料光榮的藝術的未來。

『是的』他的兄弟沈思地說，『你說的不錯。我也是想，他將要有光榮的未來的。你用了
一種很奇特的方法捉到我們國民音樂的精神了。但是你最後彈的一曲是什麼？』

畢立克告訴他們那是著名的意大利的“Maestro”。

『我也這樣想。是的，我知道牠。但是你有獨到之處。有許多人比你彈的好；但是沒有一個
人彈牠像你這樣的。』

『那末你爲什麼說別人比他彈得好呢？』史台金科質問着。

『那麼，你看，平常人很能忠實地，依了原作彈着牠。但是畢立克的彈奏似乎是從意大利
的變到本地陸思尼亞音樂的翻譯。』

畢立克靜聽着。他這樣被人家看重，他的彈奏這樣被人家討論并且似乎大家都興趣
的樣子：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一種權力的自傲的意識直刺到他的心裏。他終究在世界
上佔到一個地位了。

他沈思地坐在琴椅上，背靠着鋼琴，一隻手放在樂譜的架上。忽然間他的手指上感覺到

溫暖的接觸。這是維麗，她，拿了他的手，快樂地向他耳語着：

『你聽他們怎樣說！這是我所說過的世界。有一個位置，等你去填入的。以你這樣音樂的天才，誰曉得你不能有所成就呢？』

畢立克自傲地舉起了他的頭，他的面上放射出無窮的希望。只有他的母親注意到這段插話。她的面上也泛出快樂的光像年青的女子第一次接到熱烈的愛的接吻似的。

維麗走開了，但是畢立克坐着不動，他的態度也沒有變更。他的面又變成慘白，比了平日更其慘白。他是在和他新得的大幸福的壓迫的感情掙扎，或者他預料到他腦筋的隱處有一種波濤會興起來破壞他的希望與他的生命吧。

第十六章

第二天早上畢立克醒來得很早。房內室內一切都靜寂。新生日子的香味從窗戶流進來。但是因爲他的睡魔還沒有清醒，他的記憶不能完全喚起昨晚所經過的事情。可是一種他所從沒有經過的快樂與滿足的感覺充滿了他的全身。

他暫時睡在床上靜聽樹林中的鳥叫。這個使他完全覺醒了。他自己問自己：『我碰到了什麼？』要解答這問題，似乎維麗的喊聲又回復了轉來：

『從沒有想到過呀！你怎樣蠢呵！』

這是非常真切的。他從沒有想到牠。依他所記得的，她在他的旁邊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快樂；可是到了昨天他才意識地覺到牠像他覺到他所呼吸的空氣中活命的養氣一樣。

他醒來是一個新的人了，她，他的老同伴，在他看來也似乎變了。他很快樂地回想着而且停頓着在昨天所經過的事情上。在想像的中間他似乎又聽到她的輕甜的聲音，訴說着他們的戀愛并且啟示出他們心中的秘密。

急急忙忙起來，很快地穿好了衣服奔到舊水車的旁邊。水聲淙淙，樹聲蕭蕭，花的下落也和昨天一樣。但是那時是黃昏，是黑暗，現在却充滿了陽光了。畢立克從沒有這樣活躍地感覺到白日的光明，似乎早上甜蜜的濕空氣與朝日的光線直透進了他的身體，并且把一種新的快樂的感覺的泉流送進牠的神經系。

但是這種快感之後隨着來了一種很不相同的東西。起初牠那樣不易捉摸就是他自己也沒有注意到。集合在他的意識的不可知的深淵中間，牠像浮在天際沒有手掌大的雲一般擴大開來一直遮蔽了天蓋全體。

只有在幾分鐘以前，他聽到在他耳邊細說着的她的聲音；他玩着她的柔軟的頭髮；緊壓着她的反應的手并且擁抱着她。這似乎那樣的真實，他的心中跳動着的快樂差不多大到不能用言語形容。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去得像夜裏無形的幻像一樣。不論他怎樣往來地走，不論他怎樣傾服在水流的邊上，他總沒有法子喚轉那可愛的靈影。他能够思想出她所說的每一個字，她的聲音的每一種音調，她的每一種運動，但是他再也不能把牠們物質化

爲他所知道的維麗的和諧而動人的人格。不久她的聲音也像夢裏的聲音一般消滅了；他的新快樂的感覺也死滅了；於是一切都消滅，在後面只留着刺痛的空虛，跟隨着一種永遠不可能的慾望。

他要看見她！

那使他爲一個新的人並且給他許多快感的愛情也在他的心中覺醒了爲強烈的痛苦之源的致命的東西了。

他愛維麗，並且他要看見她。

第十七章

自從客人走後，貴人家內又回復了昔日的平靜。但是畢立克的品性已經起了大變化。他變成更其神經質的而且易怒的，他的情態變動不定而且不可捉摸。有時維麗來把這種不好的精神驅逐走了，並且使他和昔日一樣快樂，一樣活潑。但是不久這些快樂的時間變成更其短促，更其不常的了。維麗的影響漸漸衰落，熱情的溫和的瞬間和整日的憂悶調轉着。最後，婀娜米加路夫最可怕的恐怖實現了。她發現出那種夢，像從前攪亂她兒子的孩童期的，又使他在晚上不安定了。

有一天早上她偷偷地走到畢立克的房內。他睡着；但是不是健全的身體與安謐的靈魂的睡。他在枕上翻覆着；他的面蒼白而且惑亂，半開着的看不見的眼睛從長黑的眼毛底下凝望着。

母親帶着緊迫的心情看守着她，她想他這種與日俱增的惑亂到底是什麼緣故。奇異的事情，在她興奮的想像中差不多是怪異的，不可思議而且超乎自然的事情，發生

了。

某種東西，差不多是看不出的閃光，很快地在他的床上爬行着。後來黃色的太陽光照在畢立克枕上面的壁上并且慢慢地向下移動，一直達到睡眠者半開的眼上，他面上的蒼白同時差不多增加和幽靈一般可怕。那光線，也許是已經活着的了，再和畢立克的頭髮混合着并且定在他的前額上。母親的身體稍向前傾，似乎想擋去那鬼意的太陽光的惡影響；但是她的足像受了魔術似的不能走動立着睡眠者的眼睛張的很大，不活動的瞳孔放射出閃光；他的頭向上伸起了一點似乎被照在室內的陽光的潮流所舉起的。某種介乎微笑與歎息的中間的東西扭轉他的面貌，於是又變成和從前一樣慘白，顯出絕望的努力的影子。

婀娜米加路夫娜先打破束縛着她的手足的魔法走到床邊，將她的手放在畢立克的頭上。他一跳醒了。

「你，母親！」他驚異地問。

「是的，親愛的，這是我。」

他撐起了他的臂，向前耽望着似乎集合他的思想或是喚起某種飛奔的記憶。於是帶着失望的姿勢說道：

『我在夢裏又看見東西了。我現在常常看到東西。但是不，我不能（歎息着）——我一點也想不到。』

一年過去了，畢立克的情狀還是沒有增進。他的抑鬱似乎變成習慣的了，他的性情變成過度的急躁，同時他的感覺增加到變態的靈敏。他的耳得到了一種異常的辨別力。他用他的全身感覺出光明。他還能辨別有月光與沒有月光的晚上呢。常常當他睡着在室內時，他忽然起來走到花園內，坐在那裏一點也不動，那時他已經是夢幻與夜晚皇后的神秘的影響的獵物了，她的銀色的光，正當她在紫色的天空中移動着時，照在他的面上，反映在他的眼裏。當她近乎地平線時，包圍她自己在絳紅的晨曦中時，畢立克的面容溫柔了下來，心上比較安謐一點，走向他的室內。

在這些通宵不睡的長時間中，他想些什麼呢，那是不容易說的。凡是知道理知的存在

的憂樂的人，都知道有一個時期他必須經過精神的激變的。立在活動的生命的涯岸上，每一個人都要決定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對於他的同伴的關係和那種生活的目的與意義。經過這種審判的人，能够不受精神的痛苦的是很少的。在畢立克這種激變尤其異常難受了。在『人們生活着到底爲了什麼？』的問題上，他還加上『盲人生活着到底爲了什麼？』的問題。況且在畢立克這種精神的旅行，因了不能滿足的需要的物質的壓迫更其強烈了。他的性情更其幽僻；他的態度變化無定，就是維麗也怕和他講，恐怖她的話不但不能使他高興而且增加他的惡脾氣。

『你以爲我愛你嗎？』他有一天驟然問她。

『我知道你愛我的，親愛的。』

『而我不』他帶着深憂的音調說。『不，我不知道。有一個時期我覺得我對於你的愛比了全世界都要大。但是現在我對牠懷疑了。我自己不知道。離開我去跟隨那些喊你到別種生活裏去的人，不要把大好時光錯過了。』

『哦，你爲什麼要使我難過？』她責備地問。

『我使你難過！』畢立克帶着自私自利而又痛苦的語調喊着。『我使你難過！是的，我是如此的。並且在我的一生中將永遠這樣使你難過呢。我不能不這樣。你知道我必得這樣走開。讓我受運命的支配吧。我只能用愁苦來付還你的愛情。』

『我要去看，』有時他稍講道理時要這樣說。『我要去看；並且做我所要做的，我不能離開這需要。牠常常和我同在。只要我能夠看到一次呢，就是在夢幻中——看到天空，看到地球，看到光明的，美麗的太陽，然後永遠把牠們記着；只要我能夠看到我的父親與母親，馬克西姆與你自己呢？那麼我就滿足，我的一生也不再受苦了。』

他的心常常停留在這一個觀念上。有一天畢立克與維麗正在會客室內時，馬克西姆進來了。女子的面上似乎不大快活而且惑亂，畢立克的面上仍舊帶着他近來所慣有的抑鬱與不滿足。找出新鮮的疑難苦他自己，並且困惑他人，差不多是他的必需品了。

『他在問我，』維麗向馬克西姆說，『人家說音調有顏色是什麼意思，我不能回答他。』

『這是什麼意思？』老人簡短地問着。

畢立克聳着他的肩。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我不過想如其聲音有顏色——而我不能看到顏色——那末就是聲音也完全不能達到我的耳了。』

『胡說！你知道這是不對的——你比了我們任何人更能接受到聲音。』

『那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牠當然有一種意思。』

『這不過是一種比喻。因為音與色實際上都是一種波動，所以說牠們倆中間一定有類似的地方。』

『但是在音調有顏色的觀念中間包含着怎樣的性質？』畢立克固執着問。

馬克西姆思索了一下。

『你記得嗎，當你年幼的時候，你的母親用聲音使你了解顏色的不同？』

『是的，而你阻止了我們。爲什麼？如其我們這樣做下去，我現在也許了解了。』

『我不想你能够。但是——我想在人的意識的某種狀態中間，由光與聲所產生的印象一定差不多是相等的。當我們說某人在薔薇色的光中觀看事物時，我們的意思是說他的情態很快樂。這種情態我們也可以由音的混合產生出來，並且照例音與色是同一情緒的象徵。』

馬克西姆點着他的烟管，研究着他外甥的面。畢立克的態度很注意，似乎他想再聽一點的樣子。

『再說下去嗎？』他的舅父問着他自己。在烟管上抽了幾口之後，他繼續着說：

『紅色是快樂與熱情的標記。』

『紅色——溫暖？』畢立克質問着。

『是的，紅色與溫暖。果子曝露在溫暖的太陽光一面的，常常是更紅的。生命的怒放與緊張，自然界的熱情似乎是這樣集中的。你知道就是在無生氣的世界裏，紅也是熱情的顏色。牠也是快樂，犯罪，怒，暴怒與不共戴天的復仇的標記。但是這些你都懂得嗎？』

『不要緊，說下去吧。』

馬克西姆用力抽着他的煙管，直到他的頭半藏在煙霧中，於是向下說道：

『別的顏色也是這樣。譬如，天是藍的，所以我們把藍色和沈淨的觀念相聯合。當天空深藍時，牠給我們一種沈靜與安寧的感覺。但是當他被幽暗的，裝載大風雨的雲障所遮蓋時，你就覺得困亂與壓迫了。你自己感覺到大風雨的到來嗎？』

『是的，我覺到一種恐懼與不舒服。』

『正是。我們都急望天空的再現；牠使我們舒暢。天空是藍的；海也是藍的。當牠平靜的時候，你的母親的眼睛是藍的，維麗的也是。』

『像天空一般？』畢立克和順地問着。

『是的，藍眼睛是靈魂的沈淨的記號。青是「自然」的要色。牠指示平靜的快樂與適度的健康，但不是熱情，或是人家說的快樂……你懂得嗎？』

『不十分……但是不要緊。請說下去。』

『在世界的這一部分上，一年四季有一個時期，一切可以看得出的生物，都在地面上死了，雪下在地面上，使牠變成白與光滑。白是冷的雪的顏色，也是不能測量的高空中白雲的顏色，也是高山的尖頂如像亞爾卑斯山與希馬拉亞山等的顏色。牠是冷靜，堅潔，與未來虛靈的生命的標記。至於黑——』

『我知道』畢立克插進說。『牠是——當沒有聲音沒有動作時——夜晚。』

『是的，所以黑是死的標記。』

『呵，死死！』年青人悲哀地說着。『你說到黑與死。是的，我的世界是完全黑暗的。死死！到處是而且永遠是。』

『不，畢立克，完全不，』馬克西姆熱情地回答着。『音樂，溫暖，言語：這些都能達到你。』

『這是真的，』畢立克茫然說。『是的，我知道，如其你願意，熱烈的紅的音，溫柔的藍的音，高傲的白的音，牠是飛翔在不可達到的高空中的。但是那些最是接近我的是黑的，低蓋地面的悲哀與痛苦之音。你現在知道，當我彈奏時，我不覺到快樂而只覺到要哭的緣故了。』

『聽好，畢立克，』老人立了起來認真地說着。『渴望不可得到的，因為你忘掉了你已有的福氣。你想自從你生下以至今日，你怎樣被人家疼愛，怎樣被人家看護，怎樣被人家幫助而且教導。但是你不看到這個；你的煩惱無非因為你已經被自私自利主義所吞了下去。你那樣被你的痛苦的思想所吸收去，所以你的心中再沒有安放別的東西的餘地了。』

『你說的不錯，』畢立克熱烈地回答。『牠是吸引我的，而且我不能離開牠。牠常和我在一起，牠到處跟着我。』

『喲，畢立克！只要你知道，只要你實現出在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他們的痛苦比你的要高出數百倍，他們的生活那樣惡劣和你這樣四周環繞着和善、安寧與愛情的比起來，你的真是快樂的天堂，那末——』

『這是不確的——這是不確的，』畢立克用力打斷他的話頭。我情願把我的運命去和最下等的乞丐對調——因為最下等的乞丐比我幸運的多。待盲人這樣好，使他舒服，

使他奢華，是一種錯誤。把他們趕出去讓他們在世界上飄流着比那樣要好的多。如其我是一個普通的乞丐，我一定比現在更快樂吧。我將找到事做，我的思想將永遠沒有暇空吧。早上我就要打算怎樣去得到我的中飯，或是怎樣去把一個銅子用的最經濟，最有效率吧。當我打到一網時，我就要高興的了不得，晚餐與宿處可不再憂慮吧。如其事情不順利，須忍耐飢寒，那末我至少有思索的食料，我的閒暇也得充滿吧。最壞也不至受苦像我現在這樣吧。

『你那樣確定嗎？』馬克西姆冷冷問着；但是當他望向維麗時他的眼睛說出慈善與同情。她的面很慘白，急躁與惶惑。

『自然確定的，』畢立克驟然地回答，差不多帶着粗暴。

『我不想和你爭論這一點，』馬克西姆仍舊冷然說。『也許你是不錯的，在別種環境內你的生活雖將艱苦，但是你也許由此造成一個好人吧。現在你的言語與行為簡直是一個極端的自私自利主義者。』

那老兵士這樣說了之後，向維麗憐憫地望了一眼在煙霧中走出去了。

這次的談話沒有使畢立克的態度發生絲毫的變更。他既不能救濟他的自私自利，也不能使他樂天知命。他的不滿足因了牠的刺激，反而增加了。

他有時差不多要實現出他的舅父所描寫的感覺了。黑暗的憂愁的地球一點一點從他的近旁退去，廣大的天幕伸張在一切的上頭。他聽到天的武器可怕的響聲并且模糊地實現出驚人的空間的無限。於是靈聲息滅，靜寂管束着一切，他的靈魂也和平了下來。有時這種幻觀中間，還夾着維麗與他母親的聲音。

但是這些精神的競爭與模糊的觀念，雖苦難了他的靈魂，而不能滿足他的願望。牠們產生熱烈的奮力，可是牠們那樣的無勢，結果祇能尖銳病魂的痛苦，要拼命達到充足的印象是不可能的。

第十八章

離貴人家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個小鎮，牠因為運氣好，得到了一個神奇的神像。這神像的神力的性質與大小都由於研究這些事情的人精確地決定了。凡在指定的一日徒步往拜神像者，可以赦罪二十天，這就是說，這樣，他們的靈魂在滌罪所中的日子就可減短這麼許多。

這個時候適在秋天，正和每年的賽會祭神節同時，因此無數巡禮者與乞丐，賣者與買者都蜂擁入市，市上景像大生變化，連牠自己也不認得自己了。

那舊禮拜堂的內外都用花圈與青樹枝裝飾着。鐘聲終日快樂地響着。近鄰鄉紳的車子在路上絡繹不絕。巡禮者羣集在街道與廣場，還有許多在市內找不到立足地的都駐扎在市外田野裏。

大祭日禮拜堂內集滿了多種多樣的人，引到牠那裏的道路的兩旁，排列着無數乞丐，伸出了手要求佈施。從上面下望時，這形狀竟像一條龐大的蛇，有時躺着不動，有時運動着。

牠的多色的鱗并且向前慢慢移動着。

街道二旁的小街內，也有無數乞丐排列着要求佈施。在街道的人叢中可以看見馬克西姆，畢立克與杜更。他們是到這個賽會裏來購買貨物的。購買完畢後，他們乘着人潮擁向他們的旅舍去。忽然間馬克西姆的黑眼睛發光了，似乎一個人忽然想到了一種快樂的思想一樣，他轉向一條引到田野去的狹街中去了。

他們正在前進時，在大喉嚨的羣衆的喊聲中，販賣者的叫賣聲與車輛行動時的響聲已經失去個性了，牠湧起來如像遠海的怒號。

出了市鎮，羣衆漸漸稀薄了，但是就是在這裏還是有脚步，車輛與人的聲響。

對於這種雜亂的聲音，畢立克不在焉地聽着，他的心中充滿了混亂與衝突的思想。他跟着他的叔父走茫然不知所止，時時顫抖着并且拉緊他的大衣，因為日子非常寒冷。

忽然間他被某種東西使他從夢幻中醒來了，他那樣刺痛着他以至於全身顫慄并且驟然立定了。

他們已經在開曠的田野間。許多年前有信仰心的人曾經在那裏建設了一座石碑，上面放着神像與燈，牠的唯一的目的似乎不過在風中軋軋作響，因為牠從沒有把燈點亮過。在碑坊的底下坐着一羣盲目的乞丐，他們被有眼的同伴擠到這裏，那好的地位也被他們占去了。每一個人都伸出了木碗，時時他們中的一個呻吟着一曲可憐的歌，哀求着路過的人。

『佈施給瞎子，

佈施給瞎子，

爲了基督的緣故。』

他們從大清早起就坐在這裏，完全暴露在從高原上吹來的刺骨的冷風中。他們不能像別人一樣到市內人叢中擁擠着取暖，他們的可憐的歌是尖銳的悲哀與肉體的痛苦的啜泣。第一句唱的很高，於是像唱者無力接下去似的，牠們消融在悲哀的喃喃中去了，結果是心碎的歎息與寒冷的打戰。

畢立克立着像受了魔法似的，他的面上顯出無窮的恐怖，似乎他的目光已經回復了轉來，在他的前面看見高爾綱（Gorgon）希臘神話中姊妹三怪之一，其狀可怕，見之者即化爲石。）的頭一樣。

『你爲什麼這樣可怕？』馬克西姆平靜地問着。『這些是快樂的盲丐，他們的運命就是向你向日那樣妒忌的。他們伸出手要求佈施。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過去的。他們覺得有點寒冷，我敢說，因爲就是我們穿得這樣暖，吃得這樣好的也有些發抖；但是他們的衣服是爛布片，他們的容貌那樣飢餓；但是那是和他們有利的——給他們一點東西去想並且去希望，你知道，並且使得他們更其有力地求乞。』

『我們立刻去吧。我們去吧，我們去吧！』畢立克喊着，拿着他舅父的手。

『什麼？你已經要去了嗎？這是他們的苦難在你心中所引起的唯一觀念嗎？你至少應該給這些可憐的貧苦者一個銅子像其他的人一樣吧。不多幾天以前，你還羨慕着這種不幸的人，現在你就要逃走，因爲他們的請求給了你不快的感覺。』

這是一首沈痛的功課，畢立克自卑而且羞恥地低着他的頭；於是他拿出了他的錢袋，走到正在唱着悲歌的乞丐那裏。起初用他的杖摸索着，然後用他的手找到了木碗，把他錢袋中的所有一齊傾入了。

幾個走路人立定了腳，奇異地望着一個穿得很好的漂亮的紳士用杖摸索着，用手感觸着并且把錢散給和他一樣的乞丐。

馬克西姆銳利地看着畢立克，杜更一面拭着從他的面頰上流下的眼淚，一面責備馬克西姆道：

『這是一種恥辱。呵，老爺，你不應該這樣苦弄他。』

同時，畢立克受到了乞丐的祝福，回到他的舅父那裏，他的面蒼白而且頹喪，他的態度卑下而且服從。

『現在我可以去了嗎？』他喃喃着說，『爲了上帝的緣故！』

馬克西姆轉了身，輕快地走向市內。他外甥的奇狀，很使他吃驚，并且他問着自己，他究

竟有沒有像杜更所說的那樣，手段用的太辣了嗎？

畢立克毫不做聲地跟着他，低着了頭和夾着塵沙吹來的冰冷的風搏戰着。

第二天早上寒熱大作，臥床不起，在天夜之前，他的神經也錯亂了。他的平常慘白的臉上佈滿了紅的血。他在枕頭上翻覆着，呻吟着，并且像靜聽着某種只有他能夠聽到的東西似的。有時他想從他的床上起來奔出，用了武力才能把他管策住。

請來的老醫生，診了病者的脈息，看了他的面色，說這是感冒風寒所至。馬克西姆蹙着眉，搖着頭，他不想風寒的效力會這樣利害。

病勢很沈重，神經錯亂病發散之後，畢立克靜臥床上像生命已被剝奪了的人一樣。這樣有了好幾天。最後因了他年青人的身體與留心的看護，漸漸復原了。

有一天光明的秋天的早上，差不多在賽會祭神節之後二星期，一線陽光從窗簾裏射了進來，停在畢立克的面上。

『把窗簾拉下，』婀娜米加路夫娜向維麗說；『我恐怕他受不住太陽光。』

維麗正要這樣做時，她聽到一種輕幽的細語。

『不，不要；讓牠這樣，』畢立克說。

這是自從他神經錯亂以來清醒着說的第一次。

二婦人很高興地傾向着他。

『你聽到我嗎？我在這裏，』母親說。

『是的，我知道。』於是畢立克沈沒在沈思的靜默中，似乎他想喚起他的觀念。

『呵，是的，』他最後用着差不多聽不到的聲音說：『怎樣可怕呵。』

維麗把她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

『不要說話。醫生說你不宜說話。』

他壓着她的手在他的嘴唇上盡力吻着牠。眼淚從他的眼中滾滾流下；那眼淚他是不想抑止的，因為他覺得牠們是在替他盡力。

正在這時候馬克西姆進來了，雖是他的脚步很輕，畢立克知道是他的舅父，把他的面

側向了他。

『我謝謝你那可怕的一課，』他說；『那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課。把我的運命和別人的相較，你顯出我向來是怎樣的自私自利呀，我是怎樣的幸運呀，並且我有怎樣的賜福呀。請上帝見證，我將不會忘記這一個或是那一個。』

從此以後他回復的很快，不幾天就起床了。

他完全變了。他的疾病是他一生中的轉機。這種強烈的刺激。作用在這樣靈敏的有機體上，在他的品格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的黑暗的失望變為溫柔的沈思了；他的面上痛苦的躁急的表情變為平諍的滿足了。

馬克西姆最初以為這種變化大半由於神經活動力的軟弱，由於他最近的疾病，大概不能支持長久的。但是當一月一月過去之後，畢立克毫沒有變動，他從沒有公然嗟歎過或是顯出他心境不安的態度，於是他的舅父知道這革命是永久的了。對於他自己的痛苦的自私的沈思，那頹喪他的精力而且扭曲他品性的自然傾向的，已經被對於更不幸者悲哀

之同情所替代了。同情醫愈了他的異常的欲望的病的靈魂，堅強了他的道德的感覺，加速了他的理知并且把新理想與崇高的目的給了他。他多想到他人，少想到自己，構造他自己。未來的計劃也是常常想到如何才與他的同類有利益。這半碎了的靈魂從牠的長期的蟄伏中間覺醒轉來了，像一棵幼小的樹半爲冬天的狂風所凋謝，春天又賜他以生命的微風了。

第十九章

當畢立克與維麗的婚約宣佈時，維麗告訴她父母說，她已經決定嫁給貴人家內的盲人了。她的母親哭了一頓；她的父親，在他的神像之前祝禱一陣之後，說道他看到這是上帝的意志，所以就答應了。至於婀娜米加拉夫娜篤愛維麗僅次於她自己的兒子，并且她和她丈夫十二分的情願看見他和有這樣許多好品性而且將來一定能做一個獻身的妻子的她結合，所以他們也高興地答應了。不久結婚禮舉行，維麗不再天天到貴人家，而久居在那裏了。

於是畢立克開始他的新的與偉大的幸福了。不過他的快樂也有產生疑慮，并且他的心也有被惑亂所擾的時候。他覺得他的幸福已經大於他所應受的了，他恐怕牠不能持久。當人家告訴他，他快要做父親的時候，他心上發生了一種近於驚惶的感情。但是這些憂悶與惶恐沒有包括舊日自私自利的原素。他太關心到他的妻子了，太顧慮到她的健康了，太了解對於未來的空想的無用了。有時他的思想還回到賽會祭神節那一天可怕的情形，

沒有能力減去和他同病着的不幸的感覺，使他的心上憂慮的了不得。

*

*

*

*

在畢立克出世的同一房間內，新生兒的悲哀的哭聲又可聽到了。這是一個美好而且健全的孩子，維麗的身體也很快地回復了。可是畢立克不但沒有普通一般父親在這種情境時的快樂，而且似乎反受了一種未來的大災禍的預兆的壓迫。孩子滿週的那一天，這年青的父親竟陷在惶恐與疑慮的苦悶中間。

醫生來檢查孩子的眼睛。他抱着小孩走到窗子的前面，拉開窗簾使光線照在他的面上。然後拿出他的器具。

同時畢立克完全不動地坐着，這殘疾的形像使他不注意到醫生的動作，似乎他的心已經向最不好的方面決定了。

『這孩子自然是瞎子，』他失望地呻吟着。『最好牠還是不生。』

醫生沒有回答，繼續他的試驗。等了一下，他放下了檢目鏡，帶着平靜的自信望着畢立

克。

「瞳孔收縮着。這孩子的眼睛是常態的；他能够看。」醫生用着勇敢而又明瞭的聲音說着。

畢立克打戰着立了起來。他一定已經聽到適才所說出的好消息了；但是從他的面貌上看來，他似乎還沒有捉到牠的意義。他的搖動着的手放在窗櫺上，他的身體直僵僵地立着，他的面上一點也沒有表情。

一直到那時，他陷在強烈的興奮狀態的中間以至自己的存在也不知道了。有時他的心大跳動了之後，似乎完全停頓了，他全身的每一根神經都被疑慮與恐怖所顫慄了。圍繞着他的黑暗似乎是實體的而且可以觸摸的。牠衝向着他，像可以看見的仇敵；牠的「實在」的感覺那樣分明，使他不能不發出一種身體的奮力去遮蓋他的兒子，不使他受要淹沒他的黑暗的洪水。

這是醫生正在檢驗時畢立克的心理狀態。雖是那種預料是他所經驗過的，但是沒有

像這樣黑暗，這樣無望的了。當這種疑慮達到最高點時，希望已經消滅了。於是來了四個賜福的字：

『他能够看。』

恐怖消滅了；疑慮變成希望了；希望變成事實了。他的孩子能够看了。這種急變在他身上產生了一種震動，牠像陰暗的天空中的電光一樣直閃到他的黑暗內，在他的心上引起了奇異的幻像，一時給了他一種異常的力。究竟牠們是聲或是色，他不能決定。但是牠們是他能够看到的聲音。牠們閃耀着像空中的繁星，光照着像偉大的太陽，波動着像高原上細語着的小草。

這些是他一時的感覺。以後怎樣他不能記憶了。但是他決定在這一時刻他看到了馬克西姆，他的母親與他的妻子。

這是可能的嗎？這模糊的眼神經的感覺能够在狂喜的一剎那并且經過生理學家所不知道的通道達到這盲人的腦筋，印在他的意識上像照相術中的陰板嗎？他的無光的眼

睛真能看見青的天與光明的太陽；閃耀的河流與他幼時玩耍的和風吹着的高邱嗎？

或者這些幻像不過是畢立克以前無數代的祖宗所一度看見過的不可知的高山與流水，搖動在太陽光照着的湖面上的樹林，男人和女人在精神的靈觀中幽靈一般的再現嗎？

誰曉得？

他知道電光已經來而復去，他還是留在他從小所居的同一黑暗內，但是這幻像，不論是真是假，已經留着牠的記號在他光明四射的面上了。他帶着快活的姿態伸出他的手向着他的母親與馬克西姆。

「呵，畢立克，你碰到了什麼？」婀娜米加路夫娜被他兒子的蠢狀所驚恐而問着。

「沒有什麼？我似乎都看見你們了。我不在夢中，我想？」

「現在，」母親屏息着問，「你——你能記憶這一刻嗎？」

畢立克深深歎了一口氣。

『不，』他用力回答着，『我恐怕不——并且永遠不。但是我的盲目有什麼關係？我的兒能够看了。』

他的面上回復牠舊日的慘白，但是崇高的滿足的表情還是光照着牠。

第二十章

開依富市的民衆音樂會。

這會已經講的很久而且是一種興奮的時期，一部分由於這次收入的錢，全部交給慈善機關充作救濟貧人之用；但是她的最能吸引人的地方自然是青年音樂家的人格。

他是年青，富有，盲目，而且說是第一等的音樂的天才并且是一個超等的鋼琴家。室內很擁擠，音樂會開會之前買票得來的錢已經很成功了。

當面色蒼白而且有大而美麗的眼睛的青年人被一個衣服簡單的美婦人引導上前時，一切聲音都靜寂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想到他的眼睛從沒有看見過什麼的。

『他造成這樣動人耳目的事，沒有什麼奇怪，』一個歡喜嘲弄的旁觀者向他旁邊的人說。『他的容貌這樣戲劇的；我想一切都是預先佈置好的。』

老實說來畢立克的容貌確很動人，所以在聽客中引起了極大的希冀，并且預先使他們望着某種出於範圍之外的東西。這種希冀後來完全滿足了。

羅斯的人民都非常歡喜音樂，而且對於他們國民的曲調都很能領會。但是這種聽客，其中還有許多不易引動的分，從最初就被畢立克的彈奏完全帶去了。對於自然界清新與活潑的感情與陸思尼亞音樂的優美，都在從盲音樂家的手指上所彈出的勇敢的曲調中流露出來了。豐富的色彩，抑揚而且柔軟，有時伸起了讚美歌的莊嚴；有時衝出戀愛之歌的熱情與狂愛。有時可以聽到大空中雷雨的精神和草原上的和風與雪景上的狂風在相互交替着的聲音。

當他停奏時，喝彩聲震動全堂。盲音樂家照他平日一樣，略偏着頭靜聽着異常的響聲。等了幾分鐘他又舉起他的手，於是室內又和以前一樣沈靜了。

馬克西姆用着閃耀的，希冀的而且差不多又是迫促的眼睛望着聽衆，然後望着他的外甥。

他很用心諦聽着。他恐怕從畢立克靈魂上這樣自然流露出來的這些令人驚異的彈奏，也許像從前一樣忽然消滅吧；那開放的舊日的記憶與懷疑，也許捉住了他的靈感的源

頭，使他彈出悲苦的曲調爲結束吧。

但是馬克西姆的惶恐是沒有原因的。他不但不變軟，而且愈彈愈其剛強而且愈其充滿了。他把聽衆都着迷了。

馬克西姆聽的愈久，他愈是覺到在畢立克的彈奏中間有某種他所熟知，他從前所曉得的東西。但是忽然間馬克西姆的心又沈下去了。片刻的停頓之後，彈奏者按了一個最深痛的音調。牠似乎把全堂充滿了歎息然後低落在悲哀的潑泣中間。

接着的是一曲那樣甜蜜，那樣動人與熱烈的小曲，使得每一個人的眼眶中充滿了眼淚。

這是賽會祭神節盲丐的哭聲：

『佈施給瞎子

佈施給瞎子，

爲了基督的緣故。』

門望着某種

望着某種

牠給與聽衆的效果那樣的大，他停奏後他們靜默了幾分鐘，連拍手都忘記了；雖是他們不像馬克西姆一樣，沒有聽到過這種哭聲，並且不知道畢立克的靈感的來源。

「他看見光明了，」馬克西姆自言自語着；「他看見光明了。在他的心中再沒有自利的苦悶的地位了；因為牠太充滿了對於他人的同情了。他已經找到了他的工作與他的使命。他將使用上帝給他的神力爲貧苦者與被壓迫者伸訴，並且幫助比了他更其不幸的人。」

這老戰士想到這裏，他的頭低落在他的胸膛上。他的工作已經完畢了，並且當羣衆從他們的迷夢中回復轉來狂熱地喝彩時，他已經得到了他的報酬；他覺得他的一生不算虛度了。

(完)

盲音樂家從此便開始他的事業了。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譯了。

